

國聞周報

第十卷第廿二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五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華盛頓英美要人會商



前排自右至左㈠美總統羅斯福㈡英首相麥克唐納㈢駐美英使林德賽㈣美國務卿郝爾後排爲隨員及專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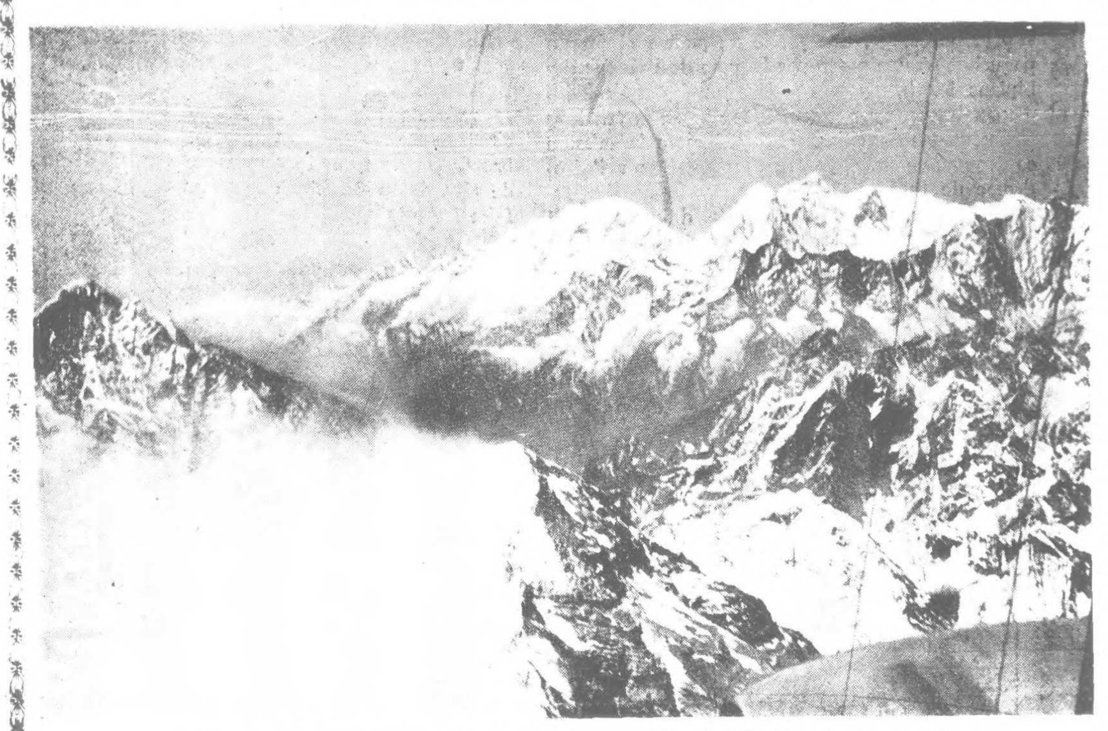
希馬拉雅最高峯



麥克唐納及其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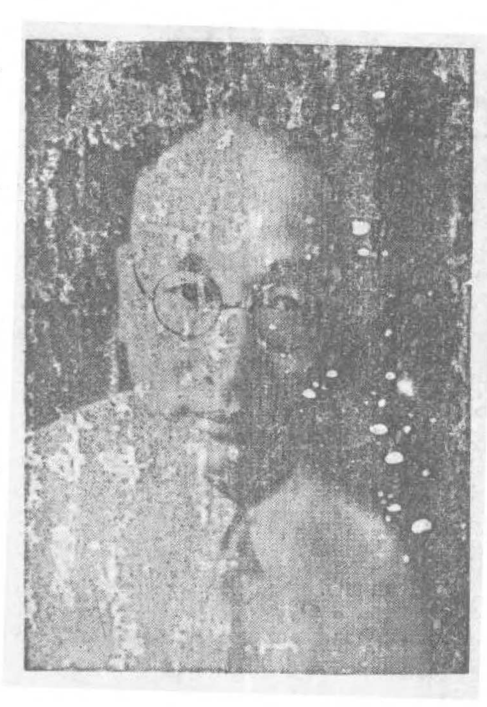


德議長高林（左）赴羅馬與義航空部長巴爾布（右）之會見



英航空探險家飛機上所見之希馬拉雅最高峰

時人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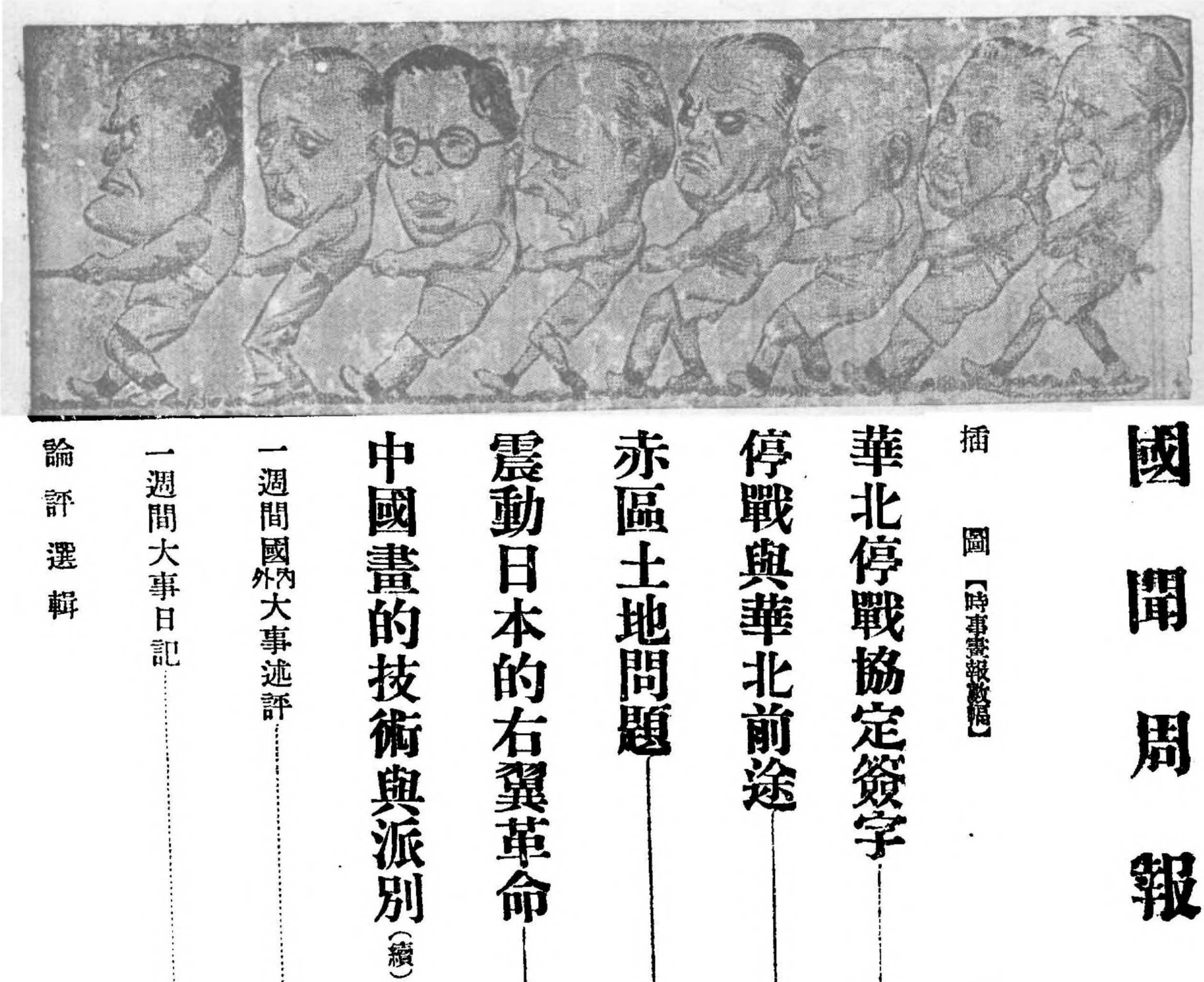
丁超五

丁超五，字立夫，年五十歲，福建邵武人。歷任衆議院議員，福建省政府委員，中央特種刑事法庭庭長。福建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二十二期 目錄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五日出版



華北停戰協定簽字

記者

日軍近逼平津之際，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席黃郛方始北上，與日本進行停戰運動。中間頗經波折，但卒於五月三十日雙方代表會於塘沽，會商之後，於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簽訂停戰協定，性質限於軍事，充滿屈辱文字。被占各地允我派警維持。但對僞軍活動及停戰區域，隻字未提。故今後華北能否得到暫時苟安，依然毫無把握。

一、最初談判經過

長城戰事，相持兩月有餘，我方以軍械見絀，雖有官兵忠勇犧牲，終不敵敵方之飛機重砲。自冷口陷落，灤東撤防，全線動搖，石匣竟失。日軍着着進逼，平津已在包圍。我方於五月二十一二日已通令撤兵，冀於平郊集中，作背城借一之計。徐庭瑤受北平城防司令之任，已具悲壯之決心。乃五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半，形勢突有轉變，我方猶不之信。當夜十時半日方某武官與我方某要人約晤於某處，作最後之和平努力。商洽五小時，已得具體方案，二十五日徐燕謀參謀銜何代委員長之命，持案赴密雲，晤見日軍平賀旅長。日本永津武官偕之同往。於原案外，又增檢查一條。徐當晚返平，繼續商洽，意見接近。中間永津武官，奔走最力，進而討論協定範圍，及會議地點，代表人選。已有成議，乃商請日本關東軍特派代表爲形式上之簽字。至我方代表北平軍分會向中央推薦首席代表二人，一爲蔣委員長保定行營主任錢大鈞，一爲參謀本部廳長熊斌，結果由中央派定熊氏。委員人選，亦經數次抉擇，始定現在之六人。錢宗澤係保定軍官出身，在北伐中歷參軍機。徐燕謀能日本文語，故充赴密雲軍使。雷壽榮，李擇一均爲精通日本文語，且識日本軍人甚多，故特約參加。張熙光，則由于學忠所派，因于氏爲冀省主席，在軍事政治上，均負重責，故由彼推一代表也。

二、塘沽簽字情形

我方代表專車，於五月三十日晨七時五十分由平開津。過楊村時，何柱國亦上車同行。日本方面有日使館中山書記

官及武官等偕行。車於十時五十分入天津新車站，冀省市政府，皆派代表到站歡迎。日代表隨赴海光寺日軍司令部午餐，中山並赴日領事館周旋，十二時餘返專車，下午一時餘開向塘沽。當中日代表過津時，當局臨時宣布戒嚴。車抵塘沽後，亦行極嚴厲之戒備，專車所在，絕對禁止走近，日本首席代表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充任，其參謀長小磯國昭，確有擬來天津之報。

會議地點，日方初主在日軍占領地內，後改為塘沽，原由北寧路接洽借塘沽招商局大客廳，嗣又預備借用永利鹽公司之客廳，旋復變更，在日軍運輸出張所舉行。吾方出席代表委員長為參謀本部廳長陸軍中將熊斌，委員鐵道部政務次長陸軍少將錢宗澤，北平軍分會高級參謀步兵上校徐燕謀，軍委會顧問李澤一，雷壽榮，華北軍第一軍團參謀處長張熙光等六人。日方代表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關東軍參謀步兵大佐喜多誠一，砲兵少佐遠藤三郎，步兵少佐藤本鐵雄，師參謀河野悅次郎，師參謀騎兵大尉岡部英一，北平公使館武官大佐永津比佐重。三十日下午四時雙方委員晤面後，彼此介紹，略通寒暄，即互出委任證書觀覽後，約定正式會議之時間地點。談約四十餘分鐘，吾方委員即返專車，夜間均寢于車上，日方委員有下榻于日本富士屋旅館者，有下榻于運輸部者。吾方除正式代表外，尚有熟悉日本情形之殷汝耕，及軍分會參議何某路某，日方除上述代表外，亦尚有參列員中國駐屯軍參謀步兵少佐大橋熊雄，北平公使館武官海軍中佐藤原喜代間，公使館一等書記官中山詳一，繙譯駐「滿洲」大使館書記官林出賢次郎，副官砲兵大尉伊藤章，工兵大尉紫波幸惠等數人。吾方代表到塘後，當晚雖未能會議，但急欲知日方所提條件之內容以便研究對策，故于當日晚間，由代表中人以友誼資格，與日方週旋，從而探詢條件內容，于是得悉條件之大略，甚為簡單，尚無過分苛求之處。

三十一日上午九時，雙方委員遂仍在原地開正式會議。吾方出席者熊斌，錢，李，徐四人，由日方委員長岡村，提出停戰協定條文，交由熊委員長以次傳觀畢，吾方要求暫行休息，遂退入會議廳之另一室內，對協定條文，過細研究。於措詞字句上，斟酌後添註修改意見。于十一時前十餘分鐘更入會議廳與日方會議。日方對吾所提意見，均酌量接受，自始至終，未發生多大爭執，故遂得順利解決。十一時十分，繕就正本，中日文字各二份，由雙方首席委員，簽名於上。醞釀多日之停戰問題，于三小時又十分之談判，遂告完成。雙方委員於簽字畢後，共舉祝杯，完成外交儀式。吾方代

表，於十一時二十五分辭出，返專車進膳，並將協定原文用電話報告北平軍分會及于學忠。日方並面約吾方委員于下午二時，仍假會議廳內，開懇談會。吾方委員於進膳後，略商關於協定範圍以外之事，包括僞軍之處置及非武裝區域治安等，以便用談話方式，作口頭約定。商定後遂準時偕全體委員，赴日方之約。日方人員，亦全體參加，備有香檳酒類及小吃，於觥籌之下又解決許多問題。但非具體文件，故無從發表。其停戰協定條文則經雙方代表之同意，於簽字完畢，即由雙方交與在塘採訪之中日新聞記者，向報紙披露。

雙方代表之懇談會，暢談至下午四時，吾方代表始返專車。日代表岡村偕同來參謀數人，於五時許至車站，搭乘專車來津，向駐津日軍司令中村報告會議經過。

我代表熊斌，錢宗澤等所乘專車，三十一日晚十一時四十分始行到平。熊斌等下車，即分乘汽車赴居仁堂謁何應欽報告會商經過。據聞，此次中日雙方軍事代表在塘沽會商停戰事，對僞軍處置問題，曾一度提及，並未詳談，將來由中日雙方私人接洽解決辦法。至關於日軍撤退後，維護地方之中國警察人數，日方亦未提及，將由中國方面自行決定，以足敷維持地方治安爲度。並聞日代表擬即日返長春向關東軍部報告云。

（停戰協定規定我軍之駐紮地點。）

三、停戰協定與熊斌談話

協定全文

「關東軍司令官，五月二十五日，於密雲接受何應欽之軍使參謀徐燕謀所陳正式停戰提議，據此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十分，關東軍代表少將岡村（關東軍參謀副長），與華北中國軍代表陸軍中將熊斌，在塘沽簽定停戰協定。其概要如左：

（一）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

（二）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視察，中國方面應行保護並與以便利。

（三）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概歸還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五）本協定簽字後即生效力。」

熊斌談話

熊斌氏對新聞界發表書面談話云：華北軍與關東軍間之停戰協定，完全屬於軍事範圍，五月三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十分在塘沽簽訂。鄙人等受命於艱危之際，無任惶悚，惟有遵從中央意旨及何委員長訓示，盡力折衝。幸到塘沽後日方代表岡村少將以次，均以極誠懇親善之態度商洽，俾協定得以迅速成立，雖難期國民全體之諒解，然自問良心尚安，惟望雙方本此誠意，日臻親善，實所欣幸。

四、汪談局部緩和無礙領土主權

汪精衛，孫科，羅文幹，蔣介石五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廬山對華北局面有重要會商。內政部長黃紹雄趕至，對華北停戰有詳細報告。汪精衛三十一日返京，發表書面談話如下：「此次河北停戰談判，限於軍事，不涉政治，即就前方軍事當局所派出之代表，亦足以證明。蓋軍事代表對於政治問題固無談判之權能也。人謂昔以不抵抗而失地，今以抵抗而失地，此言誠然。苟一量度現有國力，則抵抗之不能得到勝利，固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猶抵抗，亦惟視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所安耳。三月以來，我軍在長城一帶與對方苦鬥，對方所挾持者，為近代最優良之攻擊工具，如重砲，坦克車，飛機轟炸等，皆我軍所無，即稍有之，數量質量均遠不足以相較，所恃者忠勇之氣與血肉之軀而已。陣地被毀，生命與之同盡，死傷之餘，為戰略上之退却，其悲壯慘烈之事實，昭著而不可掩。加以各處赤匪之騷亂及其他牽掣，援軍不以時至，使整個軍事計劃不能實行。而戰地人民之蹂躪供應，以及因兵變而致之顛沛流離，又為全國所共見。凡此種

種犧牲，皆爲國家爭人格。爲民族求生存之堅決表示，至於成敗利鈍，自始即未嘗計及也。當此之際，政府及其所轄軍隊，其後犧牲之決心必不放棄。故如外間所揣測，謂將有簽約於承認割讓之舉動，敢爲國內外保證其必無。至於局部緩和，不影響于領土主權及此國際所得之地位，爲久勞之軍隊窮困之人民得所蘇息計，政府將毅然負責爲之。以是非利害，訴于國民眞實及悠久之判斷可也。」同日羅文幹接見記者時。問答如下。記者問．汪蔣際會商結果，可否略告內容，羅答．詳情汪院長已發表談話說明，余未便單獨有何表示。惟此次停戰，完全爲軍事方面，並不牽涉政治。故對抗日主張仍未稍懈。問．蔣對抗日意見如何？答．蔣先生對華北軍事極爲關心，亦主張盡力應付。

五、華北輿論對停戰協定之意見

〔大公報〕 六月一日社論『中日停戰協定痛言』有云：『按此項協定，由雙方軍事當局派代表簽字，完全限於軍事範圍，毫不涉及政治問題，此爲最可注意之一點。惟核其辭句與意義，充滿戰勝國對戰敗國之形式，猙獰面目，活躍紙上，故在我當然爲敗辱的屈服。殊如『挑戰』字樣之外，更有『擾亂』之語，意義之廣，直可使中國動輒得咎；又如彼方得以飛機或其他方法，來我指定的地點之內視察，我且須負保護及予以便利之責，尤爲令人難堪。此外蠻橫之點，不一其辭。要之彼自居受理求和（日本關東軍發表文中作此語）之立場，故爲此志得意滿之條件，我既國力而力不足以制勝，則此等屈辱，殆無可逃。……吾人以爲政府與國民，時至今日，儘可不必諱言屈辱，勿再飾辭自欺，而當痛快承認失敗，並求如何利用此次慘酷之教訓，以謀國家民族之復興。夫國際鬪法，不出外交與軍事，外交鬪智，軍事鬪力，我與日本，實遜如此，旣已走入鬪力一途，而外無與國之應援，內無現代之武備，況復內部假援，意志不一，據破裂之局，當堅强之寇，其必無幸，何待智者而後知之？然而有可自信者：經過上海及華北抗日戰事，證明民多愛國，兵皆可用，祇須政治改良，民力恢復，軍械充實，物質進步，則湔雪國恥，絕對可期，悲觀之論，實不足取。抑國家强弱之機，繫於民族自信之力，年來國民心理，內實虛怯，而外不示弱，虛怯之極，喪失自信，外强中乾，易自暴棄，此豈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之大國民所宜出此？』

〔益世報〕 天津益世報六月一日『評中日停戰協定』云：

『事實勝過雄辯。所謂的『停戰協定』，其內容概要已

經公佈。前此政府當局否認華北對日交涉是『屈辱求和』者，目前尚有何詞以自解？由今思之，前此當局避免『妥協』名詞，否認『妥協』事實，實有充分理由。證以協定概要，這次交涉，是屈服，是投降，是屬地自居，是唯命是從。這種交涉結果，怎够『妥協』兩字？協定簽字以後，汪院長立即發表關於協定的談話。據汪院長談，交涉結果，『必不影響於領土主權及國際地位』。協定內容如此，當局猶作此聊以解嘲的慰藉，何異自欺欺人。

協定第一條，規定中國軍撤退至指定地點，『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本國軍隊在本國境內，不能自由行動。領土何存？主權何在？所謂『不影響於領土主權及國際地位』者，意義又何在？第一條中最大恥辱，莫若『不行挑戰擾亂之舉動』一語。國境以內抵抗外侮的軍事行動，何謂『挑戰』？何謂『擾亂』？中國果承認前此長城守土衛國一切戰事，為『挑戰』為『擾亂』，則忠勇殉國先烈，九泉有知，當不瞑目。

第二條規定『日本軍為確悉第一項實行之情形，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施行視察，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中國簽字承認日本飛機可以自由視察中國軍情，『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似此，中國領土又何存？中國主權又何在？條文中最大危險且最大恥辱處，在『其他方法』幾字。何謂『其他方法』？今後大隊日兵，進駐平津，作為視察，河北省政府以日本軍隊駐紮，實行視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今後日本方面派人點驗中國軍隊，派人搜檢中國居民，實行視察，此固『其他方法』之一。『其他方法』四字，包括無窮，今後日本的妙用，當亦無窮。日本用任何方法視察中國軍情，『中國方面應加保護，並與便利』。這種條件之下，中國領土何存？中國主權何在？『其他方法』，這種籠統空泛文字，用之於國際條約中，此實創見。對這種字句，中國竟肯簽字，竟敢簽字，這又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條件若此，而謂不影響『領土主權，及國際所得地位』，其誰欺，欺天乎？

上面所談，不過從第一第二兩條詞句中隨意舉出喪權辱國的例證而已。若第三條中『日本不超越該線追擊』，『追擊』兩字，又何異官兵剿匪口吻？『日本軍自動歸還至長城』，『自動』『歸還』字句，又儼然承認長城以北為日軍可以自由行動的家鄉？這種協定原稿，出自日本人手筆，不問可知。一字一句，日本人都有深刻作用。中國簽字這種協定，而謂『不影響領土與主權』，其誰欺，欺天乎？

國際間文件，一字一句，不可疏忽，故我們不厭煩重，

加以指出。其實這次協定的危險性，尚不止於字句的疏忽。

因此，我們又舉出下列三點，以喚起國人注意：

第一，停戰協定，沒有時間限制，協定中規定各點，如『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下以北以東地域』，以後是否為永遠的緩衝地點？『日本軍歸還長城線』，是否中國今後承認其永遠佔據長城線？

第二，停戰協定，既無時間限制，對中日整個問題，並無明文規定，採用他項方式解決。中日整個問題，是否即以不解決而解決，是否即以這次『停戰協定』為最後的解決？果然如此，長城以北中國領土，是否無形中放棄？

第三，『日本軍歸還長城線』，『長城線』是否指長城全部而言？倘係長城全部，則察哈爾等地今後日本是否可以自由駐兵？協定中只規定日本軍可以視察中國撤兵情形，在這種片面有利的協定下，倘日本不撤退，倘日本兵挑戰擾亂，中國又何以視察，更何以善後？

總起來說，這次協定，文字上中國方面疏忽之點甚多。在義務上，又只有中國一方面的義務，不是中日互換的義務。協定成立以後，中國軍今後不得越撤兵線雷池一步。日本兵在『其他方法視察』一語中，實可隨時出入平津，平津危險，絲毫未減除。不止未減除，今後對敵人越境行動，且需加以保護，與以便利。這種協定，在中國是有百失而無一得。在日本方面，永遠維持此停戰協定，永遠保存停戰協定中權利，則一切如願以償，中日問題，即可以不解決而解決。如果真不解決而解決，則日本侵略計劃，當熊斌氏在塘沽簽歆香濱時候，已宣告全部成功。若然，則汪院長昨日談話，所謂『求其心之所安』者，心果安歟？心果安歟？』（完）

又是離騷

潘　岩

託爾斯泰之苗裔兮，朕皇考曰甘地，正神洲之將沉兮，惟己亥吾以降。（待考）
人鑒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百忍兮，字余曰哥兒糊（即golf）。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化爾賚與狐步兮，謠諑謂余以善淫。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在密絲之懷中兮，夕抱乎枕戈待旦之股。
日月忽其不淹兮，盛與衰其代秩，惟下野之匆匆兮，恐出洋之遲暮。
撫今而追昔兮，何易改乎此度也！乘福特以翱翔兮，來！吾導夫先路也！
朝發軔于北平兮，夕抵乎瀛洲，惟威風之不如昔兮！謝記者以閉門羹。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疑妒嫉誤）與矮鬼以周旋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正欲擇地而寄居，朝飲可口可樂之香露兮，夕打東洋之海洛英。
彼熱湯之升官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汝之假抵抗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人生及時行樂兮，今之世豈獨余？彼美人之大腿兮，實香豔而有趣。
蘇馬之抵抗兮，刻已跳入俄疆，義勇軍之強頑兮，乃遂焉而逢殃。
惟蟬頭之蟬兮，有國寶而不帶，豈予有心偷竊兮，不過熱心保存而已。
棄飛機而登郵船兮，夫妻聊以自娛；啓九辨與九歌兮，（九辨者，往來辨復之文字，非予有心偷竊國寶也；九歌者，滿載出洋引吭高歌之意。）五子幸乎同舟。（五子者予之兒女有五。）
喜江山之依舊兮，余北望而徘徊，娛樂余心之所好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國人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仇敵嫉予之麥克兮，謠諑謂予以可殺。
已矣哉！滾我蛋!!!莫我知兮，又何怪得你們？既不想再履國土兮，吾將卜瑞士之新居！

（論語第十七期）

停戰與華北前途

馬季廉

據五月十七日大公報載，十六日黃郛北上前曾與政府各要人談商華北局勢，『各要人勉以安定人心為第一義』。同日政府某要人談，『華北局勢雖亟，日方似尚不致即攫取平津，我則無論如何，任受如何犧牲，絕不屈服。』十七日黃氏過津談『安定人心』的方法云，『各界應互相團結，取一致之步驟，不可各自主張，步驟能歸一致，人心自漸安定。』對中日妥協說，則謂『中華民國無人敢說妥協』。『中央曾經說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本人此來，處處秉承中央意旨辦理。』對謠傳劃北平為政治區，則謂『沒聽說過』。十八日黃氏在平招待新聞記者說：『北來乃抱犧牲精神，挽救國難』，『北方敵患如斯嚴重，南方隱患（指共黨）正多之際，如待國家崩潰再施補救則更困難，不如未待其崩潰，而先從事補救其一部』，『對於外交，則決秉承中央意旨辦理，而希望於互相諒解之程度下，謀一和平解決辦法，藉以維持大局，絕不妥協，亦不求和。』

統觀黃氏談話，眞正要旨是：南方『共黨情形，不但肅清困難，且日益滋長』。北方日寇侵略，不但抵抗無效，且升堂入室。這正是國家大崩潰的前夕。『如待國家崩潰，再施補救，則更困難』，這的確是至理明言。『不如待其未崩潰，而先從事補救其一部。』這是黃氏此次北來所負的使命。至於『補救』方法，就是所謂『希望於互相諒解之程度下，謀一和平解決辦法。』這就是『中央意旨』，這就是黃氏任務。其他什麼『絕不妥協，亦不求和』，『任受如何犧牲，絕不屈服，』不過是政府想用這些司空見慣，無人置信的口頭禪，來『安定人心』罷了。實際却是希望早日妥協，以便進行『安內』的偉業。

中日在華北停戰，成立妥協或軍事諒解，自中央任命黃郛為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主席，已具決心。據五月二十日上海各報載稱，黃郛北上之前，在滬與日使有吉明曾有數度磋商，因有『雙方諒解華軍暫駐於灤河以南，則日軍退出長城之外，及不助勦並不供給義勇軍擾亂滿洲國』兩種條件之傳說。這種談判，完全是軍事上地方性質的談判。這是黃郛在

遲遲沒有北上的原因。在五月二十三日北平發表中日停戰四條辦法前，某中委在上海會談，華北前線折衝，非外交談判，而為軍事上諒解，日軍自長沿城進佔各線退至原來地位，我方不事追擊，相隔二十公里，以免衝突。此事醞釀在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五日一星期中，已告一段落，日軍退灤東，原因即在此。至於日方何以中途變卦，不外日本軍人想乘這個機會，壓迫我作城下之盟，解決中日糾紛。

黃氏抵北平後，日軍進攻，愈形積極，我軍因器械不精及戰略關係，先後放棄密雲，薊縣，玉田各地，集中平郊，實作背城借一。日軍猶進迫不已，繼續占領三河香河，攻擊通州，威脅北平。實際上北平日使館中山秘書與我方仍有接觸。惟因某夜有一青年手刃日使館衛兵，及日使館人員某夜乘車外出，受我戒嚴士兵盤詰，日方頗覺不快，故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夜以前，停戰運動，已陷絕境。但斯夜有英法等四國公使居間斡旋，二十三日午前，突有轉變。

據五月二十三日大公報號外稱。『中日軍事行動，已決定停止』。內容大概如下：

（一）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順義，高麗營，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以南。

（二）中國派員至密雲，會晤日軍高級將領，聲明停戰。日軍不再前進。

（三）日軍派員至我軍，協商上項停戰辦法。

（四）擇北寧路一地點為停戰簽字場所。』

斯項消息，事實證明的屬正確，惟關係方面不希望在時機未成熟前發表，故禁止登載。五月二十五日起戰況日趨緩和。是日我方派代表徐某偕同日方專員赴密雲與日本前綫高級官長會見，休戰之議，略已決定。該員當晚回平，在此前後三二日間我軍依照對方之希望，分向昌平，順義，高麗營，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以南各地撤退，日軍亦未再前進。惟所謂特務工作者，似迄未停止。二十六七日之間，李際春部擾於寧河蘆台，馬廷福敢於煽亂塘沽，天津便衣隊在四座墳西車站一帶鳴槍肆擾，同時日本飛機亦在塘沽蘆台等處飛行示威，故人心仍甚緊張。惟關係方面，切盼平和，依然忍辱負重，進行交涉。雙方代表五月三十日已在塘沽會商。三十一日雙方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

日本對華外交，完全操在少壯軍人手中，主張乘此世界各國自顧不暇的時候，徹底解決中日懸案。但是日本軍人中意見並不一致。參謀部較陸軍省尤為強硬。在滿洲的軍人視荒木更為急進。據深知日本政治內幕者談，現在荒木已變成溫和派了。五月十五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照例聲明，

『假使此際華軍如斷然放棄從來之「挑戰」態度，則我軍有即速開回長城，以就其維持「滿洲國」內治安之本務之意志。』五月二十二日長春路透電，謂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談，『日軍現在密雲唐山線，暫停進攻。日軍此次進攻，爲消滅華軍攻擊長城線之大本營，其軍事動作，目前可告一段落。將來和平能否實現，完全看中國態度而定。』『關於熱河西部形勢，小磯國昭謂保持「滿洲國」西境安全，日軍有進佔張家口之必要。』日本軍人的言論，久已沒有信義，觀小磯國昭談話，北平附近縱然休戰，日軍依然要侵略察東。加以盤居張垣的馮玉祥於五月二十六日通電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宣言『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衆，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日本若果進攻張垣，口實是現存的。故華北大局能否得到暫時的苟安，至今沒有把握。

二十七日日本陸軍當局對於華北情勢，又以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如下，『日軍兩次向關內進出，皆爲根本的覆滅華軍「挑戰行動」之根據地，決無攻略平津地方之企圖。曾經屢次聲明，而三日來華北中日兩軍間有停戰交涉已成立之傳說，然實無成立之事實，不過在進行開始交涉而已，日軍之目的原在於「滿洲國」國境之安全保障，而非在於戰鬪。故中國軍之責任者如以誠意而望交涉之際，則不惜與其協議。然此項交涉究發生如何結果，則視中國側之態度如何而定，徵諸往例，將來尚須遭遇許多之難問題，不難想像，實毫不容樂觀之狀態。故日軍駐紮於現在地帶附近，爲應付因交涉進展而發生之新狀勢，並作和戰兩項之準備。倘因中國側之不誠意，致交涉不能成立，或因其「挑戰」的行爲，再惹起中日兩軍間戰鬪之際，其影響之處甚大，中國當局亦將有充分之考慮』。這種口脗顯然表示不能立刻撤兵的意思。

這次停戰協定有一點與上海停戰協定不同的，就是去年三月三日國聯特別大會曾一致通過停戰決議。其決議原文如下：

『大會根據行政院二月二十八日之決議案，及其他已經考慮之辦法，爲下列之決定。

(一)中日兩國政府立即採取必要之步驟，令軍事當局頒布之停戰令，立即爲有效之實行。

㈡各關係國及中日政府，應將實行第一條規定之條件，通知大會。

㈢建議中日雙方代表，經各關係國家海陸軍代表之協助，應即進行會商使決定停戰，並洽商日軍撤退辦法。

大會請各關係國家將談判之進行向大會報告。』

還有一點重要的差別，就是上海是英美對華通商的主要口岸，一二八中日血戰經月，各國商務，都受損失，英法列強，都感焦急，所以在日內瓦有英法的合作來壓迫日本，在上海有英國海軍人員同外交人員從中斡旋。經過一兩個月的談判，方於五月五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該項協定規定日軍撤退至一二八事變前之區域，該項協定『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總算是相當的不喪權辱國。這次北平停戰協定，第一對於停戰地帶沒有明白規定，依照協定中日雙方在自昌平以至蘆台幾百里停止軍事行動，但觀上述小磯國昭的聲明，日本仍可進攻張垣，日軍在察東仍可爲所欲爲。第二對於處理僞軍沒有隻字提及。據六月一日大公報載，『此次中日雙方軍事代表在塘沽會商停戰事，對僞軍處置問題，曾一度提及，並未詳談，將來將由中日雙方私人接洽解決辦法。』日人宰割我國，採用『以華制華』的方法，所以利用李際春等擾亂各地。我方若提出這個問題，日本一定拒絕，這是意料中的事。至云這個問題『將來將由中日雙方私人接洽解決辦法』，誠屬前所未聞。皇皇條文，日本尚不遵守，口頭接洽，那有約束。第三沒有規定日軍『自動歸還』長城線的期限。凡此種種，都仍然是平津的威脅。北平晨報五月三十一日社論有云：『日軍對於平津，大包圍之形勢已成，苟欲取之，不第無須費吹灰之力，而我路局，尚當爲之預備專車，供其輸送，而乃翻然變計，情願撤兵，此中機倪，與其謂爲吾人之乞和，毋寧謂爲日本之放棄。蓋日人已深入吾人之腹心，苟欲死之，一舉手之勞耳。』現在雖簽訂屈辱的停戰協定，華北危機，依舊存在，人心不安，今昔不殊。

今後華北前途究將如何，讀大公報五月二十九日載莫斯科眞理報二十七日的社論，實不勝憂心忡忡。該報認日本在華北，企圖以黃河爲界，建設類同「滿洲國」之新國，故對山東不能放鬆。日本目的有三，（一）使滿洲變爲日本殖民地。（二）在華北設立管理權，謀逐漸擴充至中國全部。（三）最後藉中華帝國以消滅中國革命。其在關外則必更向西北侵略。其佔據察北，可視作向北向西及向西北進展之先聲。日本向西北方面進行，當不致如向西南侵略引起英美反抗，故謂日本得長城以北區域後，其侵略已告一段落者，似屬誤解。該報又稱，日本所尤注重者，爲北寧平綏鐵道之控制。此衡鐵道如與瀋陽釜山鐵道銜接，則於日本軍事上經濟上意義之重要可想而知。此項鐵道之南爲中國兩大鐵道網（指津浦及平漢），其西爲自新疆至北平之要道，日本據此，不特可操中國全部利源，且可爲深入中國之根據。這種推論，

有相當的可能，大難當前，魚游釜中的我們，勿再夢夢也。

安定人心，不是發表幾篇談話，便能奏效的。據作者粗淺的觀察，安定人心的要素，最好是能作到下列幾點。

(一)政府要確實爲人民着想　政府的職責在捍衛國土，保護人民，如果一國政府不能盡他的職責，這個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義了。在熱河還未棄守以前，國民政府的行政院曾經決議將北平故宮的古物運存安全地帶。於是一批二批……的古物連接着運存托庇帝國主義保護的上海了。可是東北四省遭及河北强敵蹂躪的幾千萬人民，政府從未籌劃一個安全區域去收容他們，我們的政府顯然將古物比人民看的重些。這種觀念，深深的刻在人民的腦海，所以華北人民不等日軍迫近平津，早已覺感『不安』了。賢明的政府，在日軍迫近平津，方才想到以平定人心爲第一義，未免過晚，眞正安定人心辦法是政府要確實爲人民着想。

(二)人心安定須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有保障　人心安定與否，要看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有無保障。五月十五日左右某軍自唐山撤退的時候，曾發生騷擾。敵人還未來，我們保境衛民的軍隊，公然先自破壞秩序，這實是國難中最可痛心的事。最近北平軍隊任意佔據民房，也是有秩序的社會，同有紀律的軍隊，不應該有的事。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民，心理如何會安定？何況日本的飛機時常光臨，誰能擔保他們不投擲炸彈？所以我說安定人心的第二要素是社會秩序同人民生命財產要有保障。現在湖北江西離日本的飛機大砲很遠吧，試問那裏的人心能安定嗎？

(三)政府要確立外交方針　中日事件發生以來，國民政府高標『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針，不戰不和，亦戰亦和，心中希望妥協，口頭仍高唱絕不屈服，這種政策，招致日軍到了平津，誤國殃民到了今日，當局猶不覺悟，人民對於政府的外交政策，依然如墜五里霧中，人民心理如何能夠安定呢？最近五月二十二日汪院長在國府紀念週報告，謂『其他各處軍隊或調不開，或調不動，』不能有整個計劃。但同日汪院長又說『試問中日將如何妥協？』二十六日汪氏又談，『政府對應付北方時局問題，仍秉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旨，在不喪權辱國原則之下，進行和平談判，自無不可。所謂諒解者，祇以對方具有誠意爲標準，苟藉軍事威脅而談條件，此爲絕對不可能。斯即證實我國不屈服精神所在。』妥協談判進行了許多日，政府領袖猶在否認，猶在侈言抵抗，人民不知政府外交方針，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所以倍覺恐慌。眞正安定人心的方法，是不能抵抗，早日屈服。確立外交方針。

（完）

赤區土地問題

成聖昌

赤區土地問題之意義與概觀

甲　一個基本意義之認識

土地問題是我國一切問題的核心問題，是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病態的根源。國家的治亂，繫乎此問題的演進變化如何？國民生活安危，基於此問題的永善解決與否？從農業經濟的社會結構上觀察，此問題之成爲一部主要內容，更不待說。因之，土地問題之急待解決，實已成爲目前挽救中國的急務，不僅有一種切實精密研究的需要，而且，更需要一種超越研究以上的實際行動，以獲取此問題的合理解答。

沒有理論指導的行動，是盲動，離開事實的理論，是幻想。目前我國土地問題解決的需要，不是瞎幹的盲動主義者，也不是一個美麗的幻想家。而是要透過事實的表現，由慘痛的經驗當中，整理過去事實材料，確定今後理論原則。同時，還須以純正的科學眼光，於精密正確場合上，解析既存事實，由失敗錯誤的批判過程中，展開一個合理的新的前途。我們不能固執在某一偏私的狹小立場裏，爲某種主觀意識所範疇，直線的盲目前進！因爲這種前進，不是向上的發展，反是罪惡的深入，使國家民族遭受莫大的損害，人民陷於顛沛流離的境地。我們只有辯証的從矛盾現象中，追求事實眞理，在深省的自我批判過程中，尋求問題的合理解決，改善國民生活，開拓民族生路。赤區共黨以土地革命作爲他們反對現政權的第一個口號，以平分田地爲他們日常行動中的主要工作。此種事實的發展，自整個國家主權，土地，行政系統上觀之，顯然是一個重大矛盾力量的表徵，對於國家發展前途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有一種莫大的威脅！尤其在此國家遭受大難，整個民族立在千鈞一髮的死亡線上，應該以一種迅速的有效對策，制止其非合理的再發展。但是，在一個純正的研究立場上，此種事實的發展却是一個大胆的試驗，由此悲慘事實中所給予我們的痛苦教訓與經驗，更是全國人民用血和命所犧牲換取來的珍貴代價！這種犧牲固然是少數人欺騙的殘害，然而却是整個國家的損失！我們全國人民對此重大犧牲中所換取的教訓與經驗，應該如何的迅發猛省，

了解當前使命的嚴重及創事的艱難，而切實認識過去錯誤，把握現實發展，準備未來更偉大的工作任務！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赤區土地問題是一個超越現在行政系統範圍外的問題，恰恰相反，這還是存在於一個矛盾的對壘形態之下。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資料，許多是在一種秘密而不能公開的局勢下，無法獲得充分的參攷。尤其是事實上的推進，不能目覩，更是一種極大的缺憾！不過，作者以工作上許多便利，得窺赤區土地問題的大略，並搜獲許多赤黨的秘密文件，故敢大胆的提供海內外名家共同討論，如果這種討論能有補於將來土地問題的澈底解決，那更是萬幸了！

研究赤區土地問題，首先一個要點，即應認識赤區土地問題基本意義的所在，因為這種基本意義是赤區整個土地問題的出發點，必須在此基本意義了解場合之上，然後才可以認識其由此基本意義上出發之一切理論與行動，而不至捨本求末，受其宣傳的誘惑。

在尋常一般土地問題的解決，無非是實行一種粗放經營 Extensive Farming 或集約經營 Intensive Farming，擴大耕種土地，減少生產資本，而增加生產效率，完全由經濟意義上立論。或者是因為過去土地制度與當時生產關係發生一種矛盾關聯，成為生產發展前途之桎梏，而實行重徵稅率，平均土地所有權；或則更直接沒收土地，實行國有，根本推翻原有土地制度。但是，這種種行為的發展，都是基於經濟的意義上。而赤區土地問題的基本意義却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是一種手段，而非一種目的。赤黨是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奪取羣衆，欺騙羣衆的號召口號，使一般頭腦單簡的農民羣衆，迷小利的誘惑，供其驅使，供其利用，而遂達其政治上的慾望，用血和頭顱來建築他們小資產階級幻想中的黃金美屋，用忠誠無瑕的無數生命，來填埋他們那種虛榮心領袖慾的欲溝。他們並不是基本任何經濟意義，爲發展生產，增加土地效用，而解決土地問題。也不是根據中國國情及目前需要，推翻過去土地制度，而建樹一種合理的新的土地制度。（赤區首先因昧於土地國有的時髦口號，不察中國特殊環境條件，與社會階層構成成分的比例，於小資產階級感情衝動之下，高唱土地國有，廢除一切土地財產私有權及債務權。但後來因事實環境上的阻碍，農民心理上的背棄，結果現仍准許土地財產私有。可見其對環境條件的漠視，與創事之輕率，此當於後面詳論之。）而且，赤黨是根本的否認土地問題解決的經濟意義的存在，這在其秘密文件中，可以獲得充分的論證：

『在現在鬥爭時候，發展生產不是主要任務，爭取羣衆才是迫切要求。』（見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爲一總前委與贛省行委聯席會土地問題決議案內。）

『當着紅白交戰勝敗未分時候亦即現在這個時候，當前的唯一問題是怎樣爭取廣大羣衆，克服敵人，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時候決定一切策略的標準是爭取羣衆，而不是什麼發展生產。』（見一九三〇年六月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富農問題決議案內。）

發展生產，在赤黨認爲是『代表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阻碍鬬爭發展。』「赤黨是公認的否認解決土地問題的經濟意義，而認爲這是政治運用上的一種手段，亦即一欺騙羣衆之陰謀。所以，我們在研究赤區土地問題之先，必了解赤區之所謂解決土地問題，絕對不是基於某種經濟意識所產生，恰恰相反，而是推毀土地的原有經濟價值，如今日赤區許多土地的荒廢，或分而不耕種，自趨爲荒土。赤黨是以此爲手段，遂達其政治陰謀的，此乃應該深切認識的一個基本意識。

乙　赤區土地問題與理論分析　在基本意義了解場合之下，現在我們就可進而研究赤黨對於中國社會的分析。此種中國革命運動的估計，不僅是赤黨對於土地問題的理論基點、而且是赤黨對於整個中國革命前途的一個論斷。現當全國人士努力消滅內部矛盾力量，統一對外戰線，挽救民族生存的時候，對於此種分析，更有認識之必要。特將其各種秘密文件，撮要分段引證於下：

（一）中國革命現階段之性質

『中國革命目前是工農民權革命階段，他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封建軍閥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以澈底消滅封建制度。同時在革命開始發展中，資產階級已叛變革命，無產階級已握得這種革命的領導權，加以在革命發展中，國內外各種條件的配合，所以，這種革命的發展是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前途發展的，澈底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制度，更是開闢中國革命到社會主義的坦途。』（見赤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務決議」內。）

『中國現時革命的階段，主要是反對封建勢力，推倒帝國主義，深入土地革命，澈底搗毀封建勢力，與從帝國主義經濟政治統治之下解放出來，求到中國革命的勝利的前途是不可分離的。中國現時革命的形勢，正在農村裏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激烈與深入，可以證明中國的農民的鬥爭，反對一切封建束縛和封建的剝削。而鬥爭主要的目標，是要搗毀封建制度的存在，和勞役制度的存在，尤其是反對帝國主義更是迫切的任務。這一個鬥爭表示是農民要求土地之迫切，因爲土地是農民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維持生活的來源。』

『中國農村半封建的制度，這是在帝國主義壓迫半殖民地制度之下來維持他的。因爲帝國主義要完成中國殖民地的過程，尤其是要阻碍中

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他維持了中國封建軍閥的割據局面，官僚地主豪紳階級的政府機關，並利用苛捐雜稅等的剝削，製成中國工業資本不能發展，和商業資本衰落，以期自己得到經濟的最高權利，使中國完成殖民地的過程。』

『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經濟和市場的權利，一面阻塞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另一面也是促進了農村中農業資本的衰落，（尤其是小農經濟的破產。）和手工業的破產，大多數的農民更不能得到土地，因此，生活更加惡化，土匪流氓及失業的農民，一天一天的增加，這是中國一幅畸形社會的組合畫圖的來源。』

『中國現時的民權革命階段，對世界革命是一個助力，並且是主要組成部份之一，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是緊接着全國革命勝利，即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組成部份。中國勞苦羣衆的鬭爭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他政治上經濟上的統治，從他的經濟政治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同時也就是削弱帝國主義壓迫國內工人，和進攻蘇聯的勢力。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整個的崩潰（首先是英美日）。中國革命運動現時無產階級即是革命的唯一的領導階級，資產階級已經是反革命營壘中的一部份，因此，民權革命徹底勝利，與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不可分離的，而且是並進的任務。無產階級在蘇維埃政權的階級基礎的穩固，和領導力的强大，這就是決定了民權革命的勝利。』（以上各節統見赤行委主席團土地問題決議內。）

工業民權革命論，是赤黨對中國革命現階段性質的一個典型分析。在此種分析下，關於中國革命內容的觀察，固然也有一部份是對的，不能否認其部份的正確性。然而，最基要的一點，赤黨對於目前最嚴重最迫切的民族革命意義，加以漠視與忽略，是一個最大不過的錯誤！在上列各節引述中，雖然也曾發現「反對帝國主義」一類的字句，可是從輕重的量衡，步驟的先後，整個叙述的結構各方面來着眼，顯見其已將此唯一要務，排列在次要的地位，而事實上的表明，對於這種論斷是更加充實有力了！

在此處，我們不能作理論上的批判，因爲這種批判不是我們的主要任務，徒佔篇幅。我們不過是借此理論分析的簡略叙述，幫助赤區土地問題研究上的了解而已。

（二）中國農村關係之分析

『拿整個的中國來說，農村土地大部份是集中在地主階級手裏；同時，大地主少，中小地主佔優勢。因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小地主經濟日趨窮乏，於是更加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而且地主愈小，則剝削愈厲害。因此，廣大農民（雇農貧農及中農）羣衆與地主階級對立，更加尖銳積極起來，爲取得土地而鬥爭。同時因中國商業資本發達，貨幣關係打破自然經濟，農民需要金錢日多，於是發生高利貸，而直接經營高利貸者是豪紳地主與富農，更因爲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使農村日益破產，同時阻礙中國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化。於是促成商業高利貸剝削更加發展，所以農民反高利貸鬭爭，是和反地主階級的鬭爭密切聯系着，是土地革命中的內容之一。』（見赤中央局通告第九號——土地問

適與反富農策略內。)

『在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經濟的中國，土地革命必須經過分配的過程，中國農業經濟主要的形式是小農經濟，無論佃田耕種，或耕種自己的田地，都是分割成極小的經濟單位爲幾百萬戶農民羣眾。因中國犁耙耕種地主經濟可說是沒有，資本主義式的農場，是很少很少。因此土地革命不是馬上把這些分割極小的經濟單位集合起來，實行社會主義集體農場的生產，這是經濟條件所不許可的。因而不得不承認土地革命開始時，小農經濟的生產仍佔主要形式，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而且這種分配，因爲無地及地少的農民羣眾佔農村最大多數，在南方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土地革命運動一起來，必然要來一個一切沒收平均分配，才能滿足羣眾需要。』(見赤第一方面總前委與贛省行委聯席會土地問題決議內。)

中國農村關係的複雜，實非三言兩語所能敘述得了的，南方農村固然是佃農與雇農佔優勢，然而自耕農在北方各省農村中普遍的發展，成爲農村關係中的主要內容，此亦爲不能否認之事實。在自耕農佔優勢的農村社會中，高談階級鬬爭，這恰如六月的酷暑天氣在房子裏升火爐，只會生反感，不會調和的！即是在南方一般農村裏，固然，『地主愈小，剝削愈厲害』是一個有力的句子，可是這並不是普遍的一般發展。關於這一點意義的解釋，我們必須要了解中國農業經濟社會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倫理基礎，從事實上去認識，不是幾句空洞的句子所解釋透澈的。而且，中國農民以生活於數千年遺傳下來的所謂樂天安命的精神訓練之下，與農業社會農民固有的私有慾保守性等特性所固執範圍，階級意識的漠糊未形成，階級對立形態的未具體化，都是明顯事實。所以，赤黨想要造成農村階級鬬爭的普遍發展，這完全是一種不了解中國社會特殊環境條件的妄想，連年來失敗的事實，就是對於這一分析的有力回答。

(三)土地革命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推翻封建經濟基礎的武器，祇有深入土地革命才能消滅豪紳地主軍閥及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使廣大勞苦羣眾在統治階級鐵蹄之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與農民才能建立鞏固的同盟。所以分配土地是鞏固的發展蘇維埃區域的第一等重要任務。』(見赤贛省蘇政府爲督促分配土地及宣佈土地所權之佈告。)

『目前革命的基礎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是農民土地革命的內容，這是我們不可一刻忘記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內，無產階級如果要離開主要的農民羣眾，沒有農民直接的贊助，不先去團結農民羣眾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來進行奪取土地與民族解放的鬬爭，而要走到社會主義的改造，那一定是不可能的。』(見第三國際東方部對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

『現時民權革命階段，主要是反封建勢力。土地革命是澈底摧毀封建經濟基礎的，必須深入土地革命，才能消滅地主軍閥制度，與帝國主

義的統治，廣大的貧苦農民羣衆才能得到解放，無產階級才能徵收千千萬萬的貧苦農民羣衆，建立鞏固的同盟，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紅軍是從土地革命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他固然要担負無產階級整個革命的任務，但現時如離開土地革命，以及忽視土地革命的正確執行，將不成爲紅軍，更難說到擴大紅軍與創造紅軍鐵軍。這只有取消派根本不懂得反封建勢力，才會放棄土地革命。』見赤一總前委與省行委聯席會土地問題決議案內。）

土地革命之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此並非因赤黨的分析始確立，而是因客觀環境條件的存在，事實緊逼我們有一個如此的認識，事實緊逼我們有一個如此的解決。顯然的，革命是建築在最大多數羣衆的需要上，中國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羣衆，農民的利益當然是代表最大多數羣衆的利益，農民的需要，當然就是革命的需要。解決土地問題即是解決農民問題，土地革命之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當然是毫無二致的確定事實！不過，中國土地問題究應如何解決？如何才是一個最經濟最有效的永善解決？這却是我們當前的重大議題，每一個中國國民都有用全副精力追求此問題的解答的必要！赤黨這樣的分析，顯然是不够的！

(四)土地國有問題

『土地國有是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張，並且六全大會明顯指示着在全國或在重要省分中，已經進行到鞏固的蘇維埃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即進而幫助革命的農民，去消滅土地私有權，把土地變爲社會的共有財產。因爲共產黨認爲土地國有乃消滅國內最後封建遺跡的堅決最澈底的方法。革命已經在一省或幾省首先既然勝利，蘇維埃政權鞏固和擴大，土地國有口號乃不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已是一個實行的口號了，應積極作社會主義的宣傳，將民權革命很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同時，各地蘇維埃已經禁止土地買賣和租借的所有權，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就是土地國有的實現。因此，證明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關係上，意義更增加起來，中國革命的成功，即是世界革命的成功，目前堅決執行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即是樹立了社會主義的原素，也就是將現時革命的轉變到社會革命前途的一個條件。』（見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赤行委主席團土地問題決議案。）

『土地問題的澈底解決——土地國有。土地國有的實現只有在全國蘇維埃勝利，與全國工農專政的實現條件下才有可能。農民是小私有生產者，保守私有是他們的天性，在他們未認識到只有土地社會主義化，才是他們的經濟出路以前，他們是無時不在盼望着不可求得的資本主義的前途。所以，他們熱烈地起來參加土地革命，他們的目的不僅緊取得土地使用權，主要的還要取得土地所有權，他們想着在資本主義下找到他們的黃金前途。所以目前正是爭取全國蘇維埃勝利鬥爭中，土地國有只是宣傳口號，尚未到實行的階段，必須使廣大農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們唯一熱望的土地所有權，才能加強他們對於土地革命和爭取全國蘇維埃勝利的熱烈情緒，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但是

我們應該預先向廣大的農民宣傳，他們現在雖然是得到了土地，若資本主義一日存在着，他們散漫的小經濟依然是不可免的日趨於破產的悲慘前途，他們的黃金前途，只有在國有的條件之下，實現集團的社會主義的土地生產。

『沒收一切土地實質上即是土地國有，目前是一方面實行沒收一切土地，而同時說土地國有目前只是宣傳口號，眞是非常相衝突的，在政治上是極大的錯誤！而且目前還沒有全國性的工農蘇維埃政權，沒收一切土地究歸何人管理？若是一切沒收了，而土地所有權仍然交給農民，這簡直是把政治口號作兒嬉，是一幕極大的滑稽劇！更且這一錯誤的危險，必然是富農利用去作反革命的宣傳，謂土地革命農民依然得不到土地，這樣要搖動富有私有性的廣大中農貧農，要影響革命發展，甚至於影響土地革命的最後勝利。

『因此黨六次大會決議案及國際最近指示，沒收地主廟宇祠堂及大私有者土地，分給無地和地少的農民（貧農及中農），土地國有在目前階段只見宣傳口號，這是鐵一般的正確，不但如此，我們爲了團結更廣大的農民羣衆（從雇農貧農以至中農），以加强土地革命的深入。所以三中全會特別指出在目前革命階段中，尙未到整個取消私有制度時，不禁止土地買賣，和在蘇維埃法律內的佃租制度，因爲這樣土地革命中，更能發動更廣大的農民羣衆，更能使土地革命發展，更能鞏固蘇維埃的基礎。（見一九三一年二月赤中央局第九號通告——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

『以上這些是適應廣大農民羣衆的要求，是民權革命階段的必要政策，是走上社會主義的必經過程。因爲社會主義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他是要經過許多階段，蘇聯到現在才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在目前這一時期，不是消滅私有制度，剷削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相反的，是要利用這些經濟地位，造成社會主義的前提，發展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要這樣才順利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實現。固然土地國有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但是這一口號的實行，須與工農民權獨裁的勝利聯系起來。那些主張立即廢除土地私有制，集中土地組織集體農場，是超越了民權革命的階段，是防害了土地革命的發展。』（見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赤江西省蘇爲督促分配土地及宣佈土地私有權之佈告內。）

以上兩個矛盾意見的排列，這是更能引起我們較深的研究興趣！問題本來不是這樣簡單，何況是一個已經有了數千年歷史的遺傳，與數千百萬農民大衆生活經驗所積聚的問題呢?!我們固然不能否認「土地國有」是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極終目標，但是土地國有決非目前所能辦到！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從既存土地制度的事實上，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轉變爲一個土地國有的生產方式？這一問題的解決，不僅是要將數千百萬年歷史相傳的痛苦事實與積弊，作一度澈頭澈尾的根本解決，而且是要爲數千百萬年後，建樹一個無弊無害的永善制度。問題愈是艱巨，所以我們的責任愈加重大！然而，赤黨竟想在幾句鼓動口號之下，不顧及中國歷史的事實，目前社會環境的條件，以及不審察中國特有的

人民心理，道德遺傳，哲學基礎諸複雜關係，企圖對此艱巨重大的問題，作一個徹底解決，事實上可能嗎?!這簡直是以人民生命國家生存『作兒嬉!』『是一齣極大的滑稽劇!』誠然，赤黨的試驗精神是勇敢，能夠打破環境，去追求一個新的理想的實現!但是，這樣的以重大犧牲換取不到半點代價，以如許忠誠勇敢的農民羣衆來作試驗下的犧牲品，這不是勇敢，是殘暴!這不是有理性的試驗，是盲目的犧牲!中國土地問題能夠在這殘暴與盲目犧牲之下，獲得合理解決嗎?!顯然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實啊!

（未完）

震動日本的右翼革命

—五、一五事件之大披露—

大炎

日本侵略中國，同時掀起了國內的革命運動。其中聲勢最大，撼動全局的暴動，當推所謂五、一五事件。去年五月十五日的白晝，在威壯森嚴的首相官邸內，刺死政友會總裁，現任首相犬養毅，又闖入統治全市治安的警視廳，斃傷衛警，隨後襲擊內相牧野官邸，政友會本部，日本銀行等處，並炸燬東京郊外的幾個轉電所，企圖消滅當時的政治首領，有力財閥，造成空前的恐怖局面。最可注意的，是犯罪人中竟有陸海軍部的在職軍人。日本當局因事件嚴重，即日禁止報紙登載，一年以來嚴加探訪，次第破獲後，經陸軍，海軍，司法三省幾次折衝的結果，始於今年五月十七日午後五時，由陸海司法三省聯名公佈了此項事件的內容。茲錄其全文如下：

一、五月十五日事件之概要（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發表）

被告人 海軍方面

海軍中尉，三上卓，海軍中尉，山岸宏，海軍中尉，中村義雄，海軍中尉，古賀清志，海軍少尉，村山格之，豫備役海軍少尉，黑岩勇，海軍大尉，塚野道雄，海軍中尉，林正義，海軍少尉，伊東龜城，海軍少尉，大庭春雄。

陸軍方面

前士官候補生，後藤映範，前士官候補生，中島忠秋，前士官候補生，篠原市之助，前士官候補生，八木春雄，前士官候補生，石關榮，前士官候補生，金清豐，前士官候補生，野村三郎，前士官候補生，西川武敏，前士官候補生，菅勤，前士官候補生，吉原政巳，前士官候補生，坂元兼一

一般國民

橘孝三郎，後藤圀彥，林正三，矢吹正吾，横須賀喜久雄，塙 五百枝，大貫明幹，小室力也，春田信義，奥田秀夫，池松武志，高根澤與一，杉浦孝，堀川秀雄，照沼操，黑澤金吉，川崎長光，溫水秀則，（因患結核性腦膜炎於去

年十二月一日死亡，）大川周明，頭山秀三，本間憲一郎。

（第一）犯罪之動機及目的　若干日本少壯志士見於最近日本，政治，外交，經濟，敎育，思想及軍事等均已陷於桎梏，國民精神亦形頹靡，苟不速爲革新，打開現狀，實有滅亡之憂。彼等認此腐敗墮落之根源，乃政黨財閥及特權階級互相勾結，埋頭私利，漠視國防，不顧民福之所致，故須芟除惡根，以謀國家之革新，建設眞正日本。然彼等所欲建設之眞正日本，依其所抱思想不同，故內容各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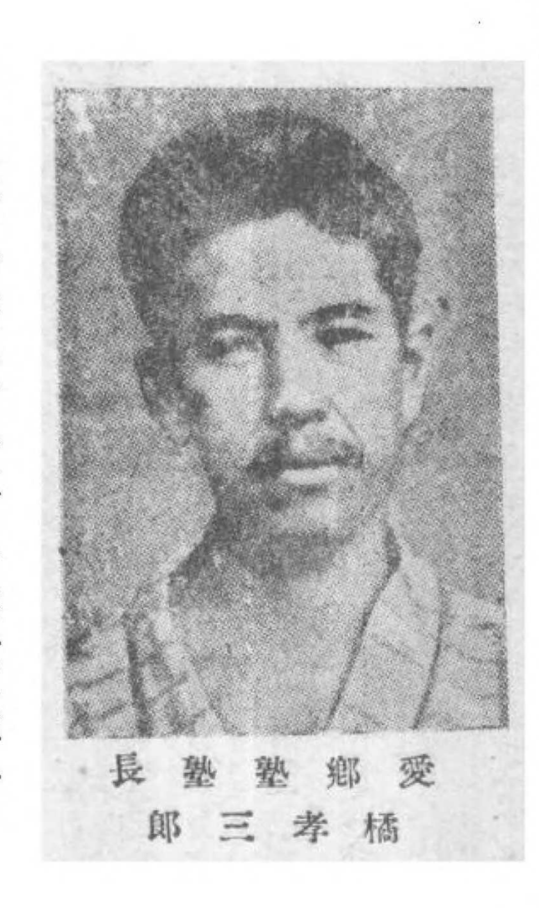
（第二）事件之經過及其計劃　大川周明，井上昭，橘孝三郎及西田稅各派向與軍部青年將校連絡，執行國家革新運動。昭和六年末因各方情勢變動，致與西田稅有關係之軍部同志，難於合作。遂於昭和七年一月九日以井上昭爲中心之民間同志，企圖於二月十一日紀元節，暗殺政界，財界及特權階級之巨頭，揭起國家革新運動之鋒火，並希望海軍同志與一部陸軍同志參加，雖萬般誘惑，卒以種種關係，未能響應。昭和七年一月末井上昭決變更以前計劃，與軍部同志分離，由民間同志一派，用一人殺一人之方法，暗殺政界，財政之多數要人。井上準之助與團琢磨之被殺，即此計劃之開端，後以前後破獲，致未達目的。此事發生前，向在海軍部內立於指導地位之海軍大尉藤井齊因在上海，二月五日戰死，遂失中心人物，當時供職霞浦海軍航空隊之古賀清志，中村義雄等密謀再起，並認爲井上昭之一人殺一人主義効果淺薄，不若團體行動爲有力，藉此擾亂東京治安，使陷於恐怖狀態，引起頒布戒嚴令之嚴重情勢。三月二十一日與池松武志，後藤映範，篠原市之助，八木春雄，石關榮，菅勤，西川武敏，金清豐，吉原政已，版元兼一等會商，彼等因憤慨陸軍少壯將帥問題並受國家改造文獻之刺激，均表贊同，相約合作。未出席是日會議之中島忠秋，後亦參加矣。

橘孝三郎（愛鄉塾長——添註）於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茨城縣土浦町對古賀清志，中村義雄等詳述農村窮苦與國家革新之必要，以致青年士官憤慨相從。三月二十日以來古賀與中村累次會議，決率其支配下之後藤圀彥及塾生等，担任暴動工作。

大川周明（神武會長——添註）曾辦以社會敎育爲目的之大學寮，後因受其薰陶之古賀清志告其上述計劃，頗表贊同。於四月上旬至五月十五日間曾供給手鎗五枝，鎗彈數百及累次資助合計六千圓，作爲暴動之武器及費用。

頭山秀三（天行會長——添註）及本間憲一郎（紫山塾長——添註）一向從事右翼社會運動，昭和七年三月中旬後迭與古賀中村等會商，爲使計劃易於實現計，曾供給手鎗

六挺鎗彈多粒。經古賀清志，橘孝三郎屢次協議結果，決定以軍部同志爲本隊，橘孝三郎及其屬下爲分隊。該分隊以使帝都黑暗，陷於混亂爲目的，確定襲擊東京市及其附近各轉電所，並炸毀其要部之計劃。昭和七年五月十三日古賀清志，中村義雄，池松武志，奧田秀夫及後藤圀彥於茨城縣土浦町料亭山水閣協議之結果如下：


愛鄉塾塾長
橘孝三郎

一，本隊行動決於五月十五日午後五時三十分。

二，分隊襲擊轉電所時間於本隊執行後，約日沒七時許。

三，本隊分四組，第一步由第一組襲擊首相官邸，第二組內府官邸，第三組政友會本部，第四組三菱銀行；第二步爲第一組以至第三組完成第一步後，隨即襲擊警視廳，再赴憲兵隊自首，此外關於其他行動亦有精密計劃。當時古賀清志，橘孝三郎，後藤圀彥等協議結果，認爲西田稅雖係同志，但對此次行動，將有妨害，決殺之，命川崎長光負責。

（第三）行動概要　第一組五月十五日午後五時齊集靖國神社，分乘汽車兩輛，直趨首相官邸，三上卓黑岩勇，後藤映範，石關榮，八木春雄五人一隊，午後五時二十八分携炸彈三枚，手槍三隻，短刀兩把，闖入麴町區永田町內閣總理大臣官邸正門。隨後山岸宏，村山格之，篠原市之助，野村三郎等四名携炸彈三枚，手槍三隻，短刀一把。由後門侵入官邸，相與搜索邸內，尋覓首相所在。於日本舘會客室與首相問答之黑岩勇，首向首相射擊，由左下顎骨，進入頭蓋腔內。三上卓射擊由右顳顬部耳殼前，貫通右眼外眥上部。三上卓並擊巡查田中五郎，由右胸部穿過左腹部，黑岩勇射擊巡查平山八十部，中其右腿及左膊。首相因傷勢過重於十六日午前二時三十五分在邸內氣絕。田中五郎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前田病院死亡。第一步工作終了後，三上卓，山岸宏，後藤映範，石關榮及篠原市之助等，出官邸，乘汽車，開始第二步警視廳之襲擊，後因故中止，遂赴東京憲兵隊自首矣。隨後黑岩勇，村山格之，八木春雄及野村三郎等同赴警視廳，由正門闖入內部，大肆暴行盡破窗戶，退出後即往東京憲兵隊，見隊內尚無同志自首模樣，遂往擊豫定外之各地，

至日本銀行投擲炸彈，炸毀二門，遂至憲兵隊自首。

第二組午後四時三十分於高輪泉岳寺境內集合，古賀清志，池松武志，阪元兼一，菅勤，及西川武敏等五名携炸彈四枚，手槍三隻，短刀二把，乘汽車於午後五時二十七分至芝區三田台町內務大臣官邸。古賀清志與池松武志各向門內投彈一枚，其中一彈爆炸，炸毀二門，古賀清志向守衛警橋



天行會會長
頭山秀三

本龜一射擊，由左肩部背後穿透前方。繼乘汽車沿途撒放檄文而至警視廳。阪元兼一及菅勤各擲炸彈一枚，均未爆發，古賀清志西川武敏及池松武志於二門射擊，適中談話中之該廳書記長阪弘一之下顎部及右膝部，並中讀賣新聞記者高橋巍之右下腿。退出後亦同赴憲兵隊自首。

第三組午後四時三十分於新橋驛集合，中村義雄，中島忠秋，金清豐，吉原政巳等四名携炸彈三枚，手槍三隻，短刀二把，乘汽車於五時三十分至麴町區內山下町立憲政友會本部中村義雄及中島忠秋向本部正面各投一彈，其中一彈爆炸，炸毀正面露天演台附近。繼赴警視廳金清豐投彈一枚，因觸電柱，故炸毀電線及其他，隨後同乘汽車，撒放檄文而至憲兵隊自首。

第四組奧田秀夫是日午後七時三十分携炸彈二枚赴麴町區丸之內三菱銀行，向該銀行後院擲一彈，於後門道上爆炸，炸毀其外壁及練習場（練習柔道或劍術之場所——添註）

分隊於是日午後七時許開始行動，大貫明幹及高根澤與一至東京府北豐島郡尾久町兎忽川水力電氣股份公司東京轉電所，投彈，未發。橫須賀喜久雄至琦玉縣北足立郡鳩谷町東京電燈股份公司鳩谷轉電所炸毀變壓機。塙五百枝至東京府北豐島郡尾久町東京電燈股份公司轉電所，未投彈。已死之溫水秀則至東京府豐多摩郡淀橋町東京電燈股份公司淀橋轉電所，投彈爆炸。矢吹正吾至東京府南葛飾郡小松川町東京電燈股份公司龜戶轉電所，投彈，未發。小寶力也至東京府豐多摩郡戶塚町東京電燈股份公司目白轉電所未投彈。但炸毀各處，因即刻修理故未達黑暗化之目的。

此外受命暗殺西田稅之川崎長光是日午後七時許携一手鎗子彈六枚至東京市外代代幡町西田稅宅，於樓上客室稍爲

雜談後，七時三十分突向西田開鎗，中其胸腹部，但未斃命。此外塚野道雄，林正義，伊東龜城及大庭春雄等曾干與犯罪行爲之準備，但未參加實行。又春田信義曾參加上述古賀清志，橘孝三郎等之襲擊計劃並調查各處目標，奔走同志間之連絡。杉浦孝依橘孝三郎之命，通知各同志以議定之襲擊計劃。堀川秀雄，照沼操及黑澤金吉於參加襲擊計劃外，關於暗殺西田稅事，曾介於橘孝三郎與川崎長光間取得連絡。

（第四）事件之處分　該事件因係出於陸海軍及一般國民之共同行動，故海軍人員由海軍軍法會議，陸軍人員由陸軍軍法會議，一般國民由通常裁判所分別豫審之。」

以上是日本陸，海，司法三省發表的全文，但不能說明暴動的過程與連繫。關於這一層我簡單的說個線索。五・一五事件的發生，完全由於血盟團暗殺事件的破獲。血盟團的組織，早有軍人成分。行動綱領是暗殺官僚財閥及特權階級者，唯一手段是一人殺一人主義。自昭和七年二月二日小沼正殺井上準之助，三月五日菱沼五郎殺團琢磨以後，領袖井上昭三月十一日自首，其他盟員一一就捕，因此軍部盟員及其他盟員，頗感身邊危險，羣思擴大暴動，以速達其目的，或可逃脫危險，因此才有團體暗殺的企圖與計劃，所以五・一五事件就是血盟團的再興運動（關於血盟團的指導機關愛鄉塾的一切請參看本報第九卷第三十九期中「一個有聲有色的日本法西斯團體」），

其次各右翼團體的連繫與各首領的結合，也是以血盟團的策動爲導線。

以下我們節錄五月廿四日北平晨報所載「所謂五、一五事件」中的一段，說明他們各首領事前的結合。「井上昭自首後，軍部方面之血盟團員，因事已洩，乃以軍部分子爲中心，決行集團的暗殺，以貫澈井上等之素志。三月十二日，軍部方面之血盟團員，急赴東京，努力於武器資金之籌劃，結果遂以籌措資金及武器之重責，委諸天行會長頭山秀三氏。當天行會長未負籌措武器資金之先，井上與頭山秀三本係陌生，後因昨年二月九日小沼正將井上準之助暗殺，井上感身邊之危險，乃於十日赴紫山塾長本間憲一假寓之天行會中潛伏，潛伏以後，井上方與頭山秀三結識，此後陸海軍人因訪井上，出入於天行會之門，遂與頭山秀三亦極懇昵。陸海軍人既與頭山秀三接近，三月十三日，血盟團中之海陸軍人，乃訪頭山秀三於天行會，告以血盟團員以海陸軍人爲中心，實行舉事，所要武器及準備資金，望頭山秀三氏代爲籌措，頭山立即接受血盟團海陸軍人之請，於是血盟團員與頭山秀三，遂相約互相提携，並間接由井上昭或直接與頭山秀三

商談國事，蹶起打倒舊勢力。血盟團與頭山秀三結識後，更與愛鄉塾長橘孝三郎所率之塾生，結成農民決死隊。四月上旬，更於茨城縣土浦町大和町三三三三番地飯館山水閣中，與橘孝三郎，後藤圀彥，林正三等愛鄉塾幹部會見決定暗殺襲擊陰謀大綱。血盟團與愛鄉塾未結合之先，大川周明氏本與北一輝氏等成立猶存社之組織，其後大川周明與北氏意見不合，乃解散猶存社，並單獨加入小尾晴敏氏所組織之社會教育問題研究社，繼續研究日本主義。其後更單獨成立一大宿舍，當時之血盟團員，亦出入其中，並與大川周明之主張共鳴。大川周明對於血盟團之暗殺計劃，雖非直接參預者，但對血盟團員之請求資金武器，曾三次交血盟團以金錢六千圓（日金），手槍五枝，子彈一百數十發。至受天行會長頭山秀三之命之紫山塾長本間一郎氏，則更以手槍六枝，子彈若干，授諸血盟團員，靜待時機。農民決死隊方面，則依橘孝三郎之指使，於五月初旬調查日本帝國轉電所之構造，俾知破壞何部，最爲有效；此外橘等更與血盟團員會見，決議五月十五日薄暮，一同舉事，於是撼動全世界之五、一五事件，乃因此爆發。


紫山塾長
本間憲一郎

二、大川周明的經歷與被捕

五、一五事件的中心人物當推指導農民決死隊與血盟團的愛鄉塾塾長橘孝三郎和有力的法西斯團體神武會會頭大川周明。關於橘孝三郎的經歷與被捕，亦請參考前篇，以下略述大川氏的經歷與被捕情狀。

大川周明生於明治十九年十二月六日，係山形縣飽海郡酒田郊町外西荒瀨村醫士大川周賢氏長男。六歲入村中藤政小學，兩年後入鶴岡中學前身之莊內中學，經第五高等學校入東京帝大，專攻哲學。高等學校時代，極崇拜橫井小楠。入帝大後，對於印度哲學，興味極濃；後因憤白色人種壓迫印度民衆，乃立志謀有色人種之民族的解放，並研究改造漢字，大正十五年，提出「特許殖民會社制度研究」論文，獲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任任原中學英文教員及日本參謀本部英文翻譯員。大正七年五月六日，任當時滿鐵經營之東亞經濟調查局編輯課長，並任拓殖大學教授，主講殖民政策，殖

民史，倫理學等科，兼任學術部長；大正八年，調任爲東亞經濟調查局調查課長；大正十三年春，與現任金雞學舘舘長安岡正雄氏，創設行地社；大正十四年，任滿鐵參事，八月，任東亞經濟調查局主事；昭和四年七月，東亞經濟調查局脫離滿鐵獨立，成爲資本金百萬元之財團法人，山本條太郎任會長，大川周明任理事長。大正十三年以前，相次組織老莊會，猶存社，至大正十三年組織行地社，右傾思想，愈爲濃厚；昭和七年二月設神武會於麴町區山下町東洋大樓內，合併行地社，繼續實行濟行運動。五、一五事件爆發以後，木內檢察官即訊問襲擊三菱銀行之奧田秀夫。訊問當時，奧田秀夫突露與大川周明有關之意。木內檢察官既得此綫索，乃向海軍方面，交涉審訊海軍方面犯罪犯人；去年六月十日，木內檢察官訊問犯罪海軍將校於橫須賀海軍監獄，審訊結果，知運動資金及暗殺手槍，均與大川周明不無關係。木內檢察官乃將審訊詳情報告宮城首席檢察官，請求拘捕大川周明。六月十五日午後四時，小山法相，林檢察總長，宮城檢察正，木內檢察鳩首凝議，凝議結果，決召大川周明於檢察處。當時大川周明新自滿洲歸，十五日夜八時木內檢察官乃以電話召大川於翌晨赴檢察室。大川知形勢已非，乃佯言「十五日夜十時三十分擬赴八戶方面旅行，請待至返京以後，再行出頭。」檢察官不使好機失於一時，即時發出逮捕狀，一面更要求警察廳拘捕大川周明；木內檢察官更赴警察廳第二搜查課長官邸，命清水巡長及大崎警察署警察警戒上野車站，同時清水巡長更與刑事七名，各各變裝，登乘大川周明所乘二等臥車出入口。當警察進向大川近旁時，大川尚整理毛巾，靜臥讀書，清水巡長乃低聲謂大川氏曰：「吾人係警察廳派來者，請稍出一言！」大川聞言興起，勃然作色曰：



神武會會長
大川周明

「何物警察廳！與予有何關係！」清水巡長又叮嚀婉言，請其同行，並謂：「檢察官之逮捕狀，業已在吾人手中，吾人爲先生名譽計，決不出示，致於先生不利。當車尚未開行時，吾人本欲即請先生降車，但思非所以爲先生者，故暫時中止」云，大川周明知不可避，乃於土浦車站下車，復於十六日自土浦向東京進發，夜抵東京，堂堂博士竟成階下囚。

三、要人談話與輿論

五月十七日公佈的那天，日本政府要人陸相荒木，海相大角，內相山本，文相鳩山等均發表談話，各報紙也著論評述，在他們的談話中與各報的論述裏，可以看出日本當局的意向，與日本社會的隱憂。綜合各要人的談話，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點他們認爲這種行爲須嚴格依法懲治，並主張今後竭力取締。暗示着今後對革命運動的高壓。如荒木說：「他們既犯國法，當然毫不容赦，斷然處治。希望今後擧國同胞不論朝野，不分職業，萬不可再有同樣事件發生。目前日本，前門有虎，後門有狼，空中鷹鸇欲攫，地上烈火狂燃，在此嚴重危機時候，須竭全力遏止暴動。」海相大角也說：「這種直接行動違犯國法的事件，斷無容赦的理由，况係在職軍人，竟敢出此狂擧，實堪驚懼，此後軍人當體仰聖旨，嚴守軍紀，一般國民亦須從此反省。」最值玩味的是十八日鳩山文相在東京帝國大學大講堂對全國中學校長訓示中說：「在目前各種困難問題中，最使人痛心的，是思想問題。今後需要全國一致，撲滅外來的過激思想。卽使學校自身沒有缺點，但在多數學生中難免有因其嗜好環境或他種誘惑，而抱偏激思想的。今後學校當局不但須以精深的理解與堅決的信念，敎導學生，並須對於現下的思想問題，探知其行動理論與運動手段等，對於學生們的言行，在其機微間，嚴加警戒與取締。」在這段訓話中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目前日本青年思想與行動，已達到使當局痛心恐懼的程度。今後日本敎育，必然要在取締過激思想的方針下，斷行所謂法西斯化的高壓手段。因此青年思想失掉正常發展的自由，日本當局斷行失當的抑壓辦法，結果內心反抗必將澎湃，社會秩序勢必再亂。這種主觀上內心的反動再加金融停滯，生產疲敝，和農村破產等客觀條件的成熟，這眞是日本今後的最大危機。最近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因文部省分限委員會罷免法科敎授瀧川幸辰事件，以致三十九名敎授聯名辭職，二千三百餘各科學生熱烈反對，爭取研究自由。目前情勢，漸趨嚴重。這個事件可以證明壓抑青年思想等於推波助瀾。

第二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承認犯罪人等不是自私爲己，而是公憤義擧，荒木說：「然而這種暴行並非出於私利私慾，乃發於愛國赤誠，所以我們站在國民立場上不能不感佩這樣動機與責任。」大角等的談話也有同樣的口胞。可惜他們只知嚴加取締，不覺悟其發動的客觀原因！

再看看日本報紙言論就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與大阪每日新聞關於五•一五事件的社論來說，我們證明兩件事。第一政黨政治的失敗；第二新興勢力的抬頭。這兩種現

象，的確是今後日本政局的動向。東京日日新聞五月十九日社論說：「政黨腐敗，不過有程度深淺之差，但已成不能否認的事實。並且過去政黨常與財閥勾結，以致阻害憲政正當的進展。」

大阪朝日的社論：「這種事件祇賴國法和軍法是解決不了的。一切法律問題都伴着道德的意義。像這樣以暴力和直接行動企圖改變政治組織的行動，眞是立憲國民的恥辱，今後一般國民須要深刻反省，尤其是祇顧黨派利益忘却國家社會的既成政黨領袖與財閥巨頭，更須猛省。目前參與立憲政治的政治家早已失去民衆信仰，也是不能掩蔽的事實……希望在恢復憲政常軌前，政黨人物與財閥巨頭從速改悔，否則這種不詳事件的陰行，萬難掃除。」由此可知日本的政黨因與財閥狼狽爲奸，已喪失民衆信仰，離開憲政本質了。照常理講，日本既是後期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議的政治，必然要受財閥的操縱，這並非是政治家的道德問題，而是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

所謂新興勢力的抬頭，也是時代的要求，東京日日新聞社論云：「我們同時希望一個國家社會的指導階級，站在大衆前頭，担起指導的任務。尤其在此非常時局下，更感切要」。這種新興勢力，一方面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一方面是反共產黨的法西斯黨。依目前日本社會的現狀，與今後的演進傾向，這兩大營壘的對立，必然益趨尖銳。使純粹的政黨政治越發不能復軌。如五•一五事件的發生，與近年法西斯團體的活躍，在在表現日本社會的對立尖銳化。此次五•一五事件公佈後，齋藤內閣依然繼續，鈴木總裁想奪政權枉費心勞，就是這個原因。

五•一五暗殺事件可以證明日本政治腐敗，經濟危機，到了激起民變，實際革命的階段。犯罪者的壯烈心情與動機，委實令人欽佩。可惜他們認爲政治與經濟的癥結，是人的而非制度的。所以他們以爲暗殺政客十人，財閥數人就可以刷新政治，蘇息民困。再看本間塾頭對時事新聞記者在獄中的談話，也可看出他們的心理。他說：「我始終認爲日本必須全國勤王，就是國民全體必須勤王……」。他們忽略制度影響社會組織與人類行爲的法則了。像這種「對人」的行動，祇可說是公憤義擧，稱之爲政治革命，有些不够！（完）



王瑚軼事

（清癯）

王瑚。字鐵珊。河北人。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暨振災委員會委員。因病逝世。五月十八日。國府業已明令褒揚。有『性行忠誠。操守廉潔。歷膺民政。夙著循聲』等語。亦可見其爲人矣。茲特撮其軼事。略述一二。

瑚出身翰苑。散舘後。宰四川筠連。頗有政聲。西林岑春萱巡撫廣西。聞瑚屈於僚末。以一疏量移。遂調入桂中。位於軍次。嗣西林督粵。復拔爲欽廉兵備道。時匪燄熾。瑚剿之。弗克。城爲所陷。竟以是削職。未幾。錫良督東省。知其人。得開復。任吉林道。民初京兆。曾一度爲肅政史。以敢言稱。蘇省齊耀珊知不能安於位。李秀山擢瑚以代。瑚遂長本省。而笑話滋多已。

當令下時。瑚尚濡滯故都。其履新與否。外傳不一。蓋是時瑚對於政治生活。頗露倦意。大有入林唯恐不密。入山唯恐不深之概。詎一日。聞瑚已進省署。而署中人員一時瞠目。俱不知所措。以爲何來此傖夫。竟敢闖入公事耶。叱門衛至。詰其所入。曰拒之不聽。且謂『吾不入內。將誰入耶。』後悟。有某科長出。窺其狀。肅之坐。並起諸人道之曰。『請見新省長。』莫不爲之悚然。

不一月。瑚妻由北至。瑚大憤。促令速回。並撥四十元作旅資。妻少之。潛取千元。瑚知。益怒。令江寧縣懲其事。卒以親告罪無法而罷。入省署晋謁者。每坐定。談半晌。已昏昏睡去。故有所建白。輒不得其要領而出。初到任。演說多不倫。省校長某入。瑚只云『余當壯年。挑一擔西瓜。尚在途中讀書。』後竟無他語。瑚喜洗澡。某晚。至三星園。隨者以小銀幣八角予之。瑚見。以爲不經濟。欲折其半。在署舍批閱公牘。嘗至夜分。翻說文數頁。然後入睡。

瑚自待薄。見有衣食奢華者。必面斥不稍恕。顧在欽州失事時之舊卒。聞瑚蒞寧。咸來謀食。瑚無以安插。殊苦之。寄息於某院。花木胥被其踐踏。瑚亦無如之何。迨去任。馮玉祥延瑚爲教讀。偶吟咏頗有所規諷云

中國畫的技術與派別（續）

姚漁湘

米元章名芾，書畫自成一家。其山水，自唐代王洽潑墨及董巨之法變來，而創爲米點畫法。善爲雲山之圖，雲烟變滅，妙合自然，極氣韻生動之致。其子友仁，紹其法，世稱爲大小米。

至於元代四家如黃王倪吳等，多祖述董巨之法。黃名公望，字子久，號一峰，又號大癡道人，常熟人。山水師董巨，晚年自成一家。所畫千巖萬壑，愈出愈奇，重巒叠嶂，越深越妙。其設色多淺絳，實爲元季四大家之冠。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甥，號黃鶴山樵。善山水以董源王維爲宗，縱逸多姿。其得意之筆，嘗用數家皴法，多至數十重，徑路迂迴，烟靄微茫，曲盡山林幽致。元鎮嘗題其畫云：「筆精墨妙王右丞，澄懷臥遊宗少文，叔明絕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觀此可以知其畫矣。

倪瓚字元鎮，別號甚多。善山水，多不着色，平遠竹石，長以天真幽淡爲宗，稱逸品。生平不喜作人物，亦罕用圖章，故有迂癖之稱。

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嘉興人。山水師巨然，臻妙品。爲人抗潔，雖勢力不能奪，以佳紙筆投之，欣然就几，隨意圖繪。故仲圭於絹素畫極少。

元代更有高克恭者，爲其時山水大家。山水初學二米，後用李成董巨法，造詣極精。然不輕於著筆，遇酒興發，或好友在前，雜取縑楮，研墨揮毫，乘快爲之，神施鬼沒，不可端倪。爲當時第一。趙松雪極推重之。

明代山水派別至繁，紹述南宗者，有吳派，華亭派，雲間派，蘇松派等等名目。吳派之著者，爲沈・文・董・陳・四大家，大都皆祖述元季四家之法。沈名周字啓南，號石田，家長洲之相城里。山水雜畫，悉入神品。其畫，上自唐宋名家，下至當代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無不彙總條貫，攬其精微，尤傾心於董巨營丘，故每落筆，無論長林巨壑，小市寒墟，無不臻妙。中年時以子久爲宗，晚乃醉心梅道人，一時名士如唐寅，文徵明等咸出其門。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長洲

人，其畫得石田嫡傳，兼師郭熙。松雪，天眞爛熳，不減古人，而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其子彭，嘉，臺，及從子伯仁，皆能世其家學，有名於世。

董其昌字玄宰，華亭人，謚文敏。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自意。論者稱其氣韻秀潤，瀟洒生動，非人力所能及。蓋文敏以儒雅之筆，寫高逸之意，宜其風流蘊藉　，獨步一時。

陳繼儒號眉公，與董同時，同郡。作山水氣韻空遠，雖草草潑墨，亦蒼老秀逸，與董其昌並馳焉。其餘顧正誼之出入馬琬及元季四家而成爲華亭派，趙左學於宋旭而兼董巨黃倪之勝而爲蘇松派，沈士充出於宋懋晉之門兼師趙左而爲雲間派，實皆吳派之支流耳。

到了清代山水畫家皆法吳派，而最著者實爲四王吳歷。即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吳漁山是也。王時敏字遜之，號烟客，太倉人。癖好繪事，於宋元諸家，無不精研兼擅。運筆靈虛，布墨神逸，尤於癡翁稱出藍妙手。王鑑字圓照，號湘碧，太倉人。與烟客爲叔姪行。畫法皴染兼長，其臨摹董巨，尤爲精詣。王翬字石谷，號耕烟散人，又號淸〇老人，常熟人。親受奉常圓照指教，並博覽唐宋名蹟，天分人工，俱臻絕頂，鎔合諸家之長，而自成一體。奉常嘗謂此煙客師也。時人號爲畫聖。當時從學者甚衆，如楊晉，顧昉，胡節，徐政，宋駿業，王玖，唐俊，顧卓，金學堅，袁慰祖，楊恢等，皆出其門下。號爲虞山派。王原祁字茂京，號麓台，奉常孫。供奉內庭，充書畫譜總裁。畫法大癡，淺絳獨絕。所畫，沈雄駘宕，元氣淋漓，謂筆端如金剛杵。時虞山王翬以清麗傾中外，麓台以高曠之品過之。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如王敬銘，王日立，華鯤，王愫，唐岱，王學浩，王宸，金明吉，黃鼎，趙曉，溫儀，李爲憲，吳應枚，吳振武等，皆其弟子也。時人稱爲婁東派。吳歷字漁山，號墨井，常熟人。山水宗元人，尤長大癡筆法，秀潤與王翬齊名。其餘釋宏仁爲新安派，（法雲林筆墨乾枯）蕭雲從爲姑熟派，（體備倪黃之法自成一家蕭疏淡遠秀韻絕倫）羅牧爲江西派，（意在董黃之間）龔賢，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號金陵八大家，稱金陵派。（用墨濃重有沈厚之氣乏淸秀之趣）以上所說，是南宗山水派別源流之大概也。

再就北宗來說，李思訓唐宗寶，開元初爲左武衛大將軍。善山水，筆格遒勁，時推第一。其着色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後世多宗之。其子照道，與父齊名。時人稱其父子，爲大小李將軍。傳其法者，在宋有馬遠，夏珪，劉松年，李唐

，趙伯駒諸家。馬遠字欽山，山水人物，皆臻妙，爲畫院中獨步。夏珪字禹玉，錢塘人。寧宗畫院待詔，賜金帶。山水人物蒼老，自李唐以下，無出其右者。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建炎間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善山水人物，筆意不凡。趙伯駒字千里，宋宗室，山水人物界畫，極盡工細之妙，劉松年錢塘人，工山水樓台人物。寧宗朝進耕織圖稱旨，賜金帶。到了明代紹述北宗者，約分二派：一爲法馬夏之浙派，一爲宗劉李之院體。浙派宗馬遠夏珪之法，多尙水墨，筆力蒼勁。其最著者，爲戴進，吳偉諸家，戴進字文進，錢塘人。山水人物俱極精妙，獨步當時。惜爲同黨所嫉，因秋江獨釣圖而進讒言，竟不售而放歸窮死。但以畫佳而學者甚衆，如吳偉，陳景初，張路，吳珵，何適，王世祥，仲昂，夏芷，夏葵，方鉞，汪質，江豫，釋華林等，皆師法之。吳偉字次翁，江夏人，號小仙。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其所作山水，俱作斧劈皴，落筆健壯，瀟灑不群。其弟子有蔣嵩，宗臣，薛仁，蔣貴，宋登春，王儀，邢國賢，鄧文明等，時人又別稱爲江夏派。

院體派法李唐劉松年二家，喜着青綠色彩，較浙派爲細巧縝密。其著名畫家，爲唐寅，周臣，仇英等數人。唐寅字子畏，號伯虎，又號六如，吳人。畫法沈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蓋擷劉松年李希古二家之皴法，而其筆資秀雅，又能青出於藍。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論者謂可與戴進並馳。仇英字實父，號十洲，太倉人。工臨摹，甚爲精巧細密。董其昌稱實甫爲趙伯駒後身，即文沈亦未盡其法云。

至於清朝傳北宗者，僅有浙派之藍瑛，堪稱後勁。但其勢已微，不足與南宗抗衡矣。藍瑛字田叔，錢塘人。山水法宋元，而自成一格，極盡蒼勁之致。其子藍濤，藍深，藍孟，及門人王璇，王奐，禹之鼎等，皆承其法。

以上所述是北宗派別之大略，今將南北宗派別源流列表於左：

山水派別

- 北宗（金碧青綠一派）——「唐」李思訓——「宋」
  - 馬遠、夏珪（水墨蒼勁一派）——「明」
    - 戴進（陳景初、張路）（浙派）——「清」藍瑛（藍濤、禹之鼎、王奐）
    - 吳偉（蔣仁、蔣貴）（江夏派）
  - 劉松年、李唐、趙伯駒（青綠巧整一派）——「明」
    - 周臣、唐寅、仇英（院體派）

源流略表

- 南宗（水墨淡渲一派）
- —「唐」王維
- —「五代」（荊浩、關仝）
- —「宋」（董源、巨然、李成、范寬）
- —「元」（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
- —「明」（沈周、文徵明、董其昌、陳繼儒（吳派）、顧正誼（華亭派）、趙左（蘇松派）、沈士充（雲間派））
- —「清」（王時敏、王鑑、吳歷（虞山派）、王翬（婁東派）、王原祁（金陵派）、龔賢（新安派）、釋弘仁（姑熟派）、蕭雲從（江西派）、羅牧）

五、花卉畫的派別

花卉的派別，約分三種：一爲鈎勒派，一爲沒骨派，一爲鈎花點葉派。

鈎勒派，先以筆鈎輪廓，而後傅色，其法創於五代黃筌。黃筌字要叔，成都人學畫於刁光胤，山水松石學李昇，花卉法滕昌祐，鶴師薛稷，資諸家之長，而成一家法。其畫筆意豪贍，脫去格律，實遠過先賢。而其花鳥之濃麗工整，與江南徐氏並峙，爲後世所宗師。其子居寶，居寀，克承家學。而居寀，尤爲著名。居寀字伯鸞，筌季子。畫花卉翎毛，默契天眞。始事蜀爲翰林待詔，至宋授光祿丞，供進圖畫，恩寵優異，委其銓定名蹟，時輩莫不歛衽。故其畫法爲當時標準，較藝者視其體製爲優劣去取云。所以當時名家，如李安忠，李懷袞，李吉，夏侯延祐等，多效法之。

到了元代法黃氏者，有陳仲仁，王淵。陳仲仁江右人，善花鳥，今豪命意，追配古人。松雪見其畫歎曰：「雖黃筌復生，亦復爾爾。」王淵字若水，錢塘人。花鳥師黃筌，極精妙，當時稱爲絕藝，所謂天機奐發，肖古而不泥古也。

至明代宗鈎勒法者，爲邊文進，呂紀二大家。邊文進字景昭，沙縣人。爲人夷曠洒落，永樂間，召至京師，授武英殿待詔。善畫，尤精花鳥。花之嬌笑，鳥之飛鳴，葉之正反，色之蘊藉，不但鈎勒有筆，其用墨無不合古。其子楚芳，楚善，及俞存勝，張克信，錢永，羅績等，皆師法之。有名於時。呂紀字廷振，鄞縣人。善翎毛，弘治中，應例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草木花鳥，生意流動，盡造化之妙。後官錦衣衛指揮，當時法之者，爲羅素，車明與，唐志尹等。

至於清朝善黃法者的大家，首推蔣廷錫。蔣字揚孫，號南沙，常熟人。逸筆寫生，頗有南田韻致，當時士夫雅尚筆墨者，多奉楷模焉。其弟子有名者爲李鱓，錢元昌，鄒文斗，蔣溥等。而李鱓尤著名。李鱓字復堂，興化人。善花鳥，雖師南沙，但受寫意派的影響，故落筆不拘繩墨，多得天趣。

沒骨派不鈎輪廓，用色彩點染，而後鈎筋，創於五代徐

氏。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顯族。花果林木，禽魚草虫，妙得造化。寫意出古人之外，以前畫花者往往以色暈淡而成，熙獨落墨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傅色，故骨氣過人，稱爲絕筆。論者謂：「筌神而不妙，趙昌妙而不神，身兼二者，一洗而空之，其爲熙歟！」其孫崇嗣，有祖風。以其祖之畫法，略變之，而創沒骨法，爲後世所法式。當時宗徐法者，有趙昌，易元吉，李廸，林椿諸名家。而趙昌易元吉尤著。趙昌劍南人，善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自號寫生趙昌。時州伯郡牧，爭求筆蹟，昌不肯輕與，故得者視爲珍玩。晚年聲譽尤隆，多出金購其畫而寶藏之。其弟子王友，亦知名於時。易元吉字慶之，長沙人。花鳥蜂蝶，動臻精妙，時謂徐熙後一人而已。嘗遊荊湖間，搜奇訪古，入萬守山百餘里，以覘猿狖獐鹿之屬，逮諸林石景物，一一心傳足記，得天性野逸之姿。又嘗寓山家，動經累月，或覩禽鳥動靜遊息之態，以資畫筆之助。故畫翎毛獐猿，妙絕古人。至元代有法趙昌之錢舜舉。錢名選，舜舉其字也，霅川人。元初吳興八俊之一。趙松雪嘗從之問畫法。擅山水花鳥，爲元代第一。沈孟堅爲其高足弟子也。

到了明朝，師徐派者，爲林良。林良字以善，廣東人。供奉內廷，善水墨花卉翎毛，筆法極爲簡略，遒勁如草書，時人稱爲寫意派。傳其法者爲沈周，徐渭，王穀祥，計禮，陳淳諸名家。沈周雖善山水，然花卉翎毛亦極精妙，不在古人下。徐渭字文長，號天池，山陰諸生，山水花竹，超逸有致，尤精行草，善文詞，其畫多筆墨縱姿，有洒落不羣之概。王穀祥字祿之，號酉室，長洲人。善文詞書法，尤妙花卉，渲染有度，雖一枝一葉，俱有生意，爲士林所推重。陳淳字道甫，號白陽山人。善花卉。天才秀發，下筆超逸，雖一花半葉，淡墨欹豪而疏斜歷亂，咄咄逼真。其子括及張元學，姚裕等，皆師法之。

至於清代紹徐氏法者，當推大家惲壽平。惲名格字正叔，號南田，武進人。寫生斟酌古今，以徐崇嗣爲法，一洗時習，爲寫生正宗，時人號爲常州派。其弟子如馬扶曦，錢東，王概，張子提，包楷，朱綸，邵僧復等，皆有名於時，而馬扶曦最著。馬扶曦名元馭，號棲霞，得南田親傳，又與蔣廷錫討論，畫法最工，沒骨花卉，逸筆尤佳。不泥陳蹟，神韻生動。又王武亦宗徐法，所作花鳥，位置穩妥，賦色明麗。其弟子爲湯光啓，周禮。其餘法白陽者，爲蔣深，李因，李方膺，趙之謙等。蔣深字樹石，號蘇齋，吳人。畫擅蘭竹。蘭則柔和婉轉，極偃仰生動之致。竹則墨氣濃厚，深得坡公三昧。李方膺字晴江，號秋池，南通州人。松竹梅蘭，不

守矩矱，在靑藤竹憨之間，尤長於大幅，富書卷氣。趙之謙字撝叔，會稽人。於詩古文詞書畫篆刻，無所不能。畫筆隨意揮洒，而古趣盎然。時人多宗之。如名滿南北前幾年去世之吳昌碩，亦即其弟子也。

鈎花點葉派，用黃筌畫法鈎花，用徐氏畫法點葉，創於明代周之冕。周之冕字服卿，號少谷，長洲人。寫意花鳥，最有神韻，設色亦鮮雅。弇州續稿云：「勝國以來，寫花草者無如吾吳郡。而吳郡自沈啓南後無如陳道復陸叔平。然道復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周之冕似能兼撮二子之長。」其推服如此。當時屬於這一派的，爲陸治，唐寅，及孫克弘，而陸治尤著。陸治字叔平，號包山。善畫，點染花鳥竹石，妙得天造，尤富徐黃遺意。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某以請畫，作數幅答之。其人厚其執贄以謝，叔平曰：「吾爲所知，非爲貧也。」立卻之。其孤介如此。

到了清代宗周法者，爲張若靄，黃松，孫杕，沈銓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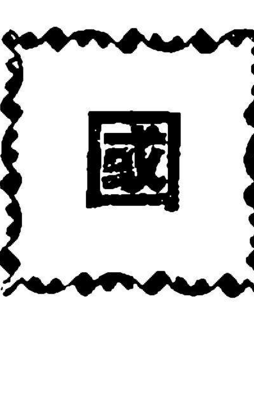
花鳥派別源流略表

- 鈎勒派 —（五代）黃筌
  - 黃居寶、黃居宷（宋）
    - 李安忠、李懷兗、李吉、夏侯延祐
      - （元）王淵、陳仲仁 — 臧良
      - （明）邊文進 — 俞存勝、錢永、羅績
      - （明）呂紀 — 羅素、車明輿、唐志尹
      - （清）蔣廷錫、張雍敬 — 錢元昌、李鱓、蔣溥、鄒文斗
- 鈎花點葉派 —（明）周之冕 — 陸治、唐寅、孫克弘
  - （清）張若靄、黃松、孫杕、沈銓
- 沒骨派 —（五代）徐熙
  - 徐崇矩、徐崇嗣、唐希雅（宋）
    - 趙昌、易元吉、李迪、林椿
      - 王友 —（元）錢選 — 沈孟堅
      - （清）惲格 — 馬元馭、張子畏、朱繡、王概
    - 寫意派 —（明）林良
      - 沈周、王穀祥、陳淳、徐渭、計禮
        - 陳括、張元擧、姚裕（清）
          - 李方膺、蔣深、李因、趙之謙 — 吳昌碩
    - （清）王武 — 湯光啓、周禮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五月廿六日起至二十二年六月一日止

自九一八以來，始終抱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決心，絕無屈服暴力，簽訂辱國條約之意念○熱榆告急，調師抗戰，長城一帶壯烈犧牲，共聞共見○而同時贛匪騷擾，圍剿又不容稍懈，兼籌並顧，煞費苦心，較之徒唱高調，艱易不可以道里計○黃郛奉命北上組政整會，丁此艱危，秉承中央，折衝其間，但期平津得以保全，難民稍蘇喘息○中日間根本爭點，即東三省與熱河問題○仍必訴諸國際公約，豈肯自毀民族之立場○在國際間不承認「滿洲國」原則之下，反由我國先予以承認，而自外於國聯○日方故意造謠，內奸從而鼓煽，凡眞心愛國家民族者，自必不致墮其奸計○茲有兩事願公告市民：㈠停戰原不過某一時期某一地帶之停止軍事動作，非放棄抵抗○市民仍應臥薪嘗膽，努力雪恥，不容有絲毫苟安心理○㈡國人宜深諒中央苦心，絕不應強指停戰爲屈服妥協，以爲攻擊中央之口實，或甚至引申日人謠傳，強誣中央接受屈辱條件○如西南方面絕未出師抗日，派兵剿赤，反挑撥抗日將士情感，沮喪剿赤將士勇氣○近復含沙射影，詆毀中央，通電國聯九國公約各國；自暴分裂，爲親者痛仇者快○因此反動份子，失意軍人，紛紛活動，有所企圖，在上海則聯合反動各派妄想鼓動罷課罷工罷市，擾亂地方秩序，暗中更不惜聯絡共黨，準備暴動○須知上海爲全國金融命脈所繫，抗日剿赤之成敗利鈍，莫不與上海地方之治亂息息相關○市民經一二八抗戰之役，正宜痛定思痛，從事實際上抗日救國之工作，





國內意見紛歧

蔣等廬山會議

中央當局見於華北休戰之迫切，反蔣運動之高漲與夫各省赤焰之瀰漫，內外交迫，必待磋商○故中央要人相約會於廬山確定今後大計○五月二十八日晚汪衛精•孫科•羅文幹•及馬超俊•曾仲鳴•王世杰•陳紹寬•梁寒操等抵牯嶺，蔣介石偕楊永泰亦到○當晚蔣汪等晤談，由汪孫羅報告兩月來中央軍事外交各情○二十九日晨續有會商○黃紹雄二十八日由平返京，二十九日深夜趕到牯嶺○晤蔣汪孫羅報告華北時局與休戰經過，並對華北問題作最後之商定○三十日晨二時始散○內容因關機要，未發表○汪等三十日晨八時下山○當日乘楚有艦返京○汪臨行時告記者：此行係與蔣商中央政務與華北問題應付方針，對中樞要務，亦有討論云○三十一日汪羅抵京發表關於停戰協定之談話，已見本期專篇，茲不贅述○

上海市長吳鐵城五月二十五晚發表關於時局之重要談話：略謂「中央

對若輩不但應不爲所惑，且當羣策羣力，痛予掃除，庶內可安而外可攘，國恥終可剷滌。本人身列中委，兼爲地方長官，苟有不顧民族國家之利益，居心煽惑，希圖擾亂地方反抗中央者，職責所在，自必嚴厲懲處，以遏亂萌。凡吾市民，幸各努力共維治安云。

馮蔣反對休戰

自華北醞釀停戰協定後，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楷及偏身張垣之馮玉祥前後通電反對，痛責政府辱國。

蔣蔡通電

五月二十五日，蔣蔡通電全文：『廣東西南執行部・各省市政府・各省市黨部・各綏靖公署・各總指揮・各軍師長・各報館均鑒，頃上中央一電，文曰，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主席林・行政院長汪・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頃自西南執行部巧電至閩，及日來平津告危，報載我方與日敵謀停戰情節，羣情惶惑，以爲對日妥協一說，似非悠悠之言。光鼐廷楷竊以我與暴日不共戴天，妥協若成，無異囹牢待宰，等一死耳。與其呼號宛轉於屠戮之下，孰愈於慷慨奮鬬於浴血之中？蓋暴日之敢於入寇中國者，因覷破歐美及歐洲間經濟政治的衝突，與利用公共宰制中國反對蘇俄的焦點，使吾民族限於最後掙扎之時代，斷非仰人息息，空言乞憐可以解救；更斷非委曲求全，倖敵不來可以暫免。所以十九路軍有一二八奮起淞滬之抗戰，並在戰中極力主張擴大事態，到處起抗。及敵攻山海關熱河以來，屢以絕交至不辭全國抗戰爲請者，誠灼然有見及此也。頃者鈞座既屢以共匪不除，不能談抗日爲誠矣。然區區竊引爲深憂者，共何日可剿除，與敵何日停止進攻？假使外被不可止之進攻，內戀不可決之剿除，則國將不國，屆時狼狽沉淪之慘狀，孰得而知？然猶可冀者，日歐美及歐洲間的矛盾，近似解決，可日合同制日也，然而歐美即能制日，亦非脫中國之禍，乃不能坐視日之獨佔耳。匪特此也，日見歐美皆懼引起大戰之故，當不因歐美之制裁而止其詭謀之進攻。歐美將因日之不止攻，且益急謀均利的解決。但其方式之不同者，一方面爲獨佔，一方面爲共管耳。嗟夫，半殖民地的中國，早被帝國主義經濟的統治，於今已臨於政治的宰割或共管矣。是非我全民族爭生死存亡於呼吸之間乎？舍喚起全國民衆的意識，集合全民族的力量，領導全民族的革命，共誓死志以抗日，尚有何道乎？人可殺也，全民族不可殺也。經濟政治可宰割或共管，獨民族生存的意志，匪惟不被征服，且令人尊重而得救。觀於新土耳其之往事，是其明證。倘我政府眞能鮮明決澈，領導全民族，不顧目前生死利害，抵抗暴日到底，則歐美將不難轉爲我友助也。此光鼐廷楷等認之至明，思之至澈。自九一八奉變一二八血戰至今，未嘗一息不本此志，圖與敵周旋，並爲全民族前驅，以思救此繫在旦夕呼吸間的國家命脈，計當早爲鈞座所洞察，而屈辱的妥協，囹牢待宰的妥協，偷安旦夕，勢必至於亡國的妥協，又當早爲鈞座所深悉，所斷不肯爲，且不忍出。而西南執行部巧電所謂與日間報章所騰載，心中憂憤，極不能安，究竟眞相若何，伏乞垂示。總之，光鼐廷楷等頭可斷，敵不可屈也。臨電無任惶惑待命之至。蔣光鼐蔡廷楷叩有等語。當我民族危亡在呼吸之際，羣起挽救，必不容緩，亦必不忍偷息苟活。凡在血氣之倫，應具救亡之同情。想諸公及同志睹此時局，對於光鼐廷楷所言，不啻諸公諸同志心中所欲言者，尤望諸公諸同志共起一致，爲具體事實上之救亡進行，是光鼐・廷楷所望諸旦夕者也。區區鄙懷，尚祈諒察。蔣光鼐・蔡廷楷叩有印。』

馮氏反對

五月二十六日馮玉祥由張家口發出通電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其全文如次：『各省市各報館轉全國民衆均鑒：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得寸進尺，直以滅我國家，奴我民族，爲其決無變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權者，以不抵抗而棄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熱河；以不澈底局部抵抗，而受挫於淞滬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戰事而言，全國陸軍用之於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軍則根本未出動。全國收入用之於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衆之義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無抗日之決心始終未嘗實行整個作戰計劃，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飢軍實難作戰，中間雖有幾部忠勇衛國武力，自動爲戰，獲得一時的局部勝利，終以後援不繼而挫折。迺者長城全線不守，敵軍迫攻平津，公言將取張垣，不但冀察垂危，黃河以北悉將不保。當局不作整軍反攻之圖，轉爲妥協苟安之計，方以安定人心之詞自欺欺人。前此前敵將士爲抗日所流之血，後方民衆爲抗日所流之汗，俱將成毫無價值之犧牲。一時之苟安難期，他日之禍害愈深，國亡種奴，危機迫切。玉祥僻居張垣，數月以來，平・津・滬・粵及各省市民衆團體，信使頻至，文電星馳，責以大義，勉以抗日。玉祥深念禦侮救國，爲民衆所共有之自由及應盡之神聖義務，自審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僅依各地民衆之責望，於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衆一份子的資格，在察省前線出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率領志同道合之戰士及民衆，結成抗日戰線，武裝保衛察省，進而收復失地，求取中國之獨立自由。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盡十分力量，大義所在，死而後已。凡眞正抗日者，國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國民之敵，亦即我之敵，所望全國民衆，一致奮起，共驅強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復領土完整。謹佈腹心，敬祈賜予指導及援助，馮玉祥叩有印。』二十九日西南執行部電馮賀就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又電獎方振武徹底抗日。二十七日閻錫山委孫楚爲晉察綏邊防司令。晉北及綏遠駐軍均歸孫指揮節制，孫已偕隨員赴大同，組邊防司令部，開始辦公矣。

停戰前之戰局

日軍迫至順義・通州・香河・寧河・蘆台後，始進行和平談判，但在正式簽字前，仍不時衝突，玆誌其停戰前之情況：

順義　方面五月二十六日日軍仍在牛欄山一帶，二十六日晨自九時起，有飛機四次飛去偵察。二十九日以後雙方部隊相距三四十里對峙中。

通州　方面二十五日日軍迭攻不逞，二十五日晚退至城東二十餘里一帶。二十六日撤退十餘里，現距城三十餘里。二十七日我軍亦移駐城西三十餘里一帶。城內僅留少數部隊，維持秩序。惟日軍不時向我發砲。三十日日機一架在城上空盤旋多時。

香河　方面二十四日敵機一架，在河西務上空盤旋數週，並散發荒謬傳單後，即向北飛去。該日晚日軍便衣隊三四十名，敵騎二十餘名，佔據李家營村西方土堤，向我方射擊。二十七日香河縣城有日僞軍百餘名，將城門封閉，禁止出入。楊家莊有敵便衣隊二三十名。二十七夜敵便衣隊企圖渡河，被我狙擊。二十八晨馬坊有日騎兵五名，謝家樓及大東格莊有日步騎兵三百餘，砲六七門，坦克車三輛，大車四十輛。但未接觸。

寧河

方面之偽軍二十五日與我某部發生激戰，我軍仍守原地。下午一時，有偽軍三四百名，分兩路復向我任莊子猛攻。激戰數小時，偽軍仍退回二道橋以東。二十七日晨偽軍趙雷部千餘人，及日軍二百餘人，及砲三四門，向我進攻。我騎兵因傷亡過多。退至寧河以南之楊泊莊大千莊一帶。二十八日在朱家莊一帶之敵兵，用機關槍向孟莊孫莊各地之我軍掃射。截至三十日敵偽軍趙雷，仍在城內。軍隊在城西孫家莊與我對峙中。河東之日軍在楊莊子向我孟莊防軍不時射擊，我軍力持鎮靜，未予還擊。

蘆台

方面二十五晚進攻蘆台之偽軍，為程國鳳之第一旅，約五百人，及韓福臣之第二旅，亦五百人，經我擊退，未再犯。二十八日，有日機一架飛往蘆台車站上空偵察，蘆台附近之日軍均固守原陣地，並未後退。二十九日日偽軍一千餘人，與鄭桂林部義勇軍，在蘆台東南敖家房地方發生戰事，鏡勇軍為維持和平計，已令退至蘆台東之六間房及陡沽莊一帶矣。停戰協定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簽字，對於偽軍處置，毫未提及，今後叛逆是否再行擾亂，迄無保障。

國聯方面對於中日休戰消息，未覺驚異。因日本之軍事組織及設備較優，中國之未能於軍事上持久抗日，最近益趨明顯。故國聯中人接得停戰消息，表示歡迎焉。五月三十日，國聯秘書處發出研究不承認「滿洲國」問題小組委員會之修正報告。內容與前次發表之報告相同。並增加「滿洲國」代表不能參預阿林比克運動會或台維斯杯等球比賽之規定。

英國工黨「每日前鋒報」對中國處境困難，表示同情。促勉國聯採取較有力之行動，以免坐誤時機。次述國聯在日內瓦討論安全問題，同時遠東方面有武裝之軍隊，迫簽城下之盟，此兩事矛盾已極。國聯若不恢復其在遠東之威望則全世界之和平，皆將危殆。國聯若能振作，此時猶可依法實行和平辦法云。「曼哲斯特衛報」社評，題為「無榮譽之和平」，謂日本已敏捷完成其掠刦工作，但日人須知，日外交家此後將有一困難問題。縱使南京簽訂協定，使『滿洲國』繼續存在，但中國亦不承認此種協定之有效焉云。

臨時全會延期

三月三十日中常會決議七月一日召集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聞將改為第五次全代會，會期展至雙十節以後，現汪蔣在商量中。陳公博三十日談臨時全代會自定七月一日舉行，各省市黨部均已開始選舉。惟因時間迫促，邊遠地方難如期竣事，故有主張展緩之說。但中央尚未決定。三十一日中樞召重要會議，林．汪．孫．羅．戴．居．顧孟餘．葉楚傖．陳果夫．陳紹寬．朱培德．陳樹人．陳儀．陳公博．褚民誼．黃慕松．石青陽．賀耀組．劉瑞恒等二十餘人出席。汪報告赴滬經過，及黃郛最近報告。各委對廬山會談結果，一致同意。孫科談，臨時全代會是否如期舉行，廬山會談雖討論，但須由中常會決定。憲法草案，決如期完成，中央政府組織，仍維持原狀云。

偽國決將購買東鐵

自蘇俄提議售出東鐵後，日本嗾使偽國購買。五月二十四日日本外相內田，將二十三日經閣議決定之辦法，向駐「滿」大使武藤拍發訓電。命即向「滿洲政府」外長謝介石，作如下之提議：(一)日本政府對於蘇俄政府所提議之出售中東路交涉，認為「滿洲政府」應行允諾。(二)若須日本政府之助力，則願向兩國間作好意的斡旋。(三)日本方面須俟得「滿洲政府」之答覆，始行答覆俄方提議，故望速作此項回答。三十日日本駐俄大使太田，赴蘇俄外委會，訪副委員長克里司丁斯基，正式表示，日本準備代表「滿洲國」，向蘇俄談判購買中東路。太田稱：日本願按照李維諾夫氏之提議，代表「滿洲國」談判，據三十一日偽國官方表示，「滿洲國」將採嚴厲行動，在綏芬河將轉轍器拆毀，打斷中東路與烏蘇里路之聯運。「滿洲國」此舉，蓋因蘇俄不遵從要求，退返車輛云。日本近提議組織日俄「滿」共同委員會，作為俄方所提互不侵犯條約案之對案。刻已將其大綱起草完畢，俟於日內關係當局，正式開聯合協議會，獲得成案，並內示「滿洲政府」當局，而徵求其同意後，即向俄政府作此項提案。三方共同委

員會內容，大體如下：（一）共同委員會，乃屬預防在日俄「滿」三國國境地方發生之紛爭，且防止其擴大之純粹的局部委員會。（二）共同委員會，當設總員會於哈爾濱，並在滿洲里綏芬及其他各地，置設常委委員。（三）共同委員會在原則上當以駐在各設置地之日俄「滿」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之；並另行加入軍事委員。（四）關於在國境地方發生之紛爭事項，在原則上由邊防委員會處理之，僅於難作局部解決時，始移交哈爾濱之總委員會辦理云。





裁軍會議仍無結果

西門贊揚美國態度

五月二十二日美專使台維斯在裁軍總委會宣言美國放棄中立態度後，各國反響良好，尤以英國爲甚。二十六日英下院辯論外交問題時，外長西門會作重要宣言。略謂美國之和平宣言，對於其舊日之中立態度，已發生基本的變更。在一九一四年前，此項主義之基本原則，即中立國家對於爭執國雙方，應表示完全公正之態度。美代表台維斯氏會在日內瓦表示，在美國一方面，認中立法已經修改，美政府對於和平組織，準備作他種之供獻。如遇和平發生威脅時，美國對於應採何種行動，頗願與其他國家協商。美國宣稱：必須維持其本身之獨立，以判斷爭執之是非。西人對此，並無申訴餘地。但將來如遇發生衝突時，協商各國決定採取行動，將可阻止有人支持犯過之方面。台維斯氏宣言之意義，即美政府如與協商各國之意見一致時，將不作任何破壞之行動。換言之，即舊日對於侵略者及被侵略者間接採取袖手旁觀之態度，已成過去，此點至爲重要。西門氏說明，對於此項宣言，裁軍草約中關於安全之部分，必須變更。彼已準備一新草案，規定如遇國際關係破裂或有破裂威脅時，國聯可立時邀請各國採取諮詢辦法。彼信美國將準備參加此項諮詢事件。其目的，第一，如遇非戰公約遇有威脅時，將交換意見，以便維持和平。第二，如遇該公約實際被破壞時，將用調停手段，以挽回和平。第三，用此種辦法如不能維持和平，則協商之目的，將爲決定爭執何方，應肩負責任。彼對台維斯氏接受此項提議，以及美國提議，用單獨宣言之方法，參加此項條約，表示極爲欣慰。西門於宣佈日內瓦方面獲得眞正進步時，承認現時仍有極混沌之朕兆。氏歡迎德總理在議會之宣言，具有政治家之手度以及和平之聲調，並歡迎德國取消關於裁軍問題之修正案，認德方如堅持對於裁軍會議前途，將發生重大影響。氏稱，各國決心逐條討論英方計劃，足以表現良好之精神云。二十六日晚羅斯福在白宮與西門以電話相談。特告知西氏，如裁軍談判不能達到目的，美國將完全不問歐洲之事。並提出建議，美英二國如有共同宣言，可使日內瓦之事有力量之進行。西氏答稱，彼甚贊成此意，並照此意發表宣言云。

日本要求擴充海軍

二十五日日代表佐藤在裁軍會議普通委員會建議，成立一新海軍協定，用以代替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條約，及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條約。新海軍條約應包括於將來之裁軍會議協定中。美政府當局對此建議絕不改其反對態度。據稱，如有修改，得美政府之贊同，則爲延長各該約之有效期間，或再裁減海軍。美當局鄭重申述，五五三必爲英美日在華盛頓及倫敦條約有效期間之海軍比率（按該兩約均至一九三六年滿期）。英代表亦表示反對。日本依然不改其頑强態度。

顧氏反對空軍轟炸

五月二十六日我代表顧維鈞氏在裁軍會議總委員會提出下列宣言：中國海岸線雖長，但事實上幾無海軍。中國之領土領海，曾受侵略國之海陸空軍之侵略，至今猶受侵犯；因此中國政府在中國主權未伸張，並在此時殘害中國之侵略未解決前，不能允諾限制其採取禦侮防衛所必須之一切辦法之自衛權。關於此事，中國代表團去年一月提出之保留案，已有剴切聲明，吾人現僅重申此保留案，對於海陸空軍，同樣引用云。

二十七日裁軍會議總委會討論空間軍備問題，英提案保留邊境之警務轟炸權，各代表同聲反對。顧維鈞稱：爲人類前途着想，此保留案應行撤銷。徵諸史乘，偉大國家之擘造，未有賴於爆炸機或空間轟炸之施行者。今謀禁止空間轟炸，若創出任何例外，則各國皆藉端設置爆炸機，既有此種武器，勢非嘗試不可。中國對於是項問題，尤爲關切，蓋因過去之二十個月間，外機深入中國國境者，不下數百架，所拋大炸彈，不下數千枚，無辜良民，以及婦孺之遭慘斃者，不下數萬人。昔日人烟稠密之城市邑鎮，經此浩劫，即未完全毀滅成爲焦土，亦已被炸，殘碎不堪，其物質之損壞，難以數說。英代表艾頓繼起答覆他國代表之批評，並爲英國於殖民地內保留使用爆炸機致詞辯護。據稱於人烟稀少山道崎嶇之區域中，以空軍行使警務，較陸軍爲優。英提案關於此事之保留，不能撤消云。德國首席代表那多奈起立，解釋彼所提之修正案，請取消一切空軍武器。那氏宣稱，裁軍會議對於此事，必須採取眞正堅決之步驟，俾世界能免除空軍戰爭之恐怖。德國完全毀棄空軍戰爭用具，迄今已十有四年，一般裁軍問題應以此部門之削減爲初步。德國必須要求一切國家裁軍，與適用於德國之程度無異，換言之，即爲完全取消一切空軍武器。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亦主張完全取消空軍。蘇俄代表斯坦因宣稱：該代表團對英方之保留，稱在邊遠地方，仍應維持空軍轟炸云云之修正案，無論如何不能撤消。法代表外長彭考宣稱，法國對於空軍軍備，已決定犧牲，倘令軍用飛機取消後，恐又將代以民用航空，對於後者之管理，不能有極嚴厲之限制，倘令一般認航空國際化不能承受時，則必須規定極端嚴格之監督方法。法國準備接受英國之條文，惟須視以後數字之規定如何？法國亦同意取消空軍轟炸，並限制英國現時計劃中規定之材料。美國駐瑞士公使威爾遜氏宣稱，美政府反對對廢除空軍爆炸有任何例外。威氏之宣言，係因英外次艾頓氏堅持廢除空軍爆炸，應以維持和平最經濟之軍事必須作例外云。空軍問題殆爲裁軍中之最棘手之問題也。

侵略國意義新爭執

裁軍會總委員於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開會，對侵略之意義，發生新爭執。法國及其他一部分國家，主張侵略國之定義，須具拘束力量，遇有必要，即可自動發生制裁。法代表彭考宣稱，法國擁護安全委員會之工作，無保留遵守委員會所提關於侵略國之定義。「余希望總委員會一致通過原文，不致被大多數拒絕。波里迪斯主席下之安全委員會，擬出侵略者之定義，內中最所注意之點，即擴充羅斯福之主張，任何一國之軍隊，不能越境至其他一國領土，如總委會忽略此種計劃，則對將來之討論，將有嚴重之憂慮」云。英國主張措辭須具彈性，不致損害英國之判斷，及其行動之獨立，美國對此，無直接興趣，然其意見，則與英一致。德代表那多奈對「侵略國」定義問題，發揮德政府之觀點，氏注重爲和平計，對此事件，有應獲得安協。

我代表顧氏表示贊成希臘代表波里迪斯所擬草案（該草案爲軍縮提案第二款附件）顧氏謂，所提草案，足爲確定侵略國之尋常方案，如此時各方對於確定侵略國事，無具體方案，則協定一時難得同意。於發生侵略事件時，時間問題，極關重要，且各方同意一確定侵略國方案後，各國稍覺安心，因此種方案，足以制止侵略。至於指出何種爲侵略行動，更無裨益，因陰謀國家可掩飾其行動，一方實行侵略，而一方使人無法可以確定其爲侵略國。如此則維護國際正義世界和平之方案，適足以破壞其原有目的。但中國代表團，贊辭有不完滿之條例，而不能無條例焉。

三十一日我軍幹部開會，聞該會決定總委會立時停止考慮英國草案三星期。在此期間，由幹部會繼續工作，準備根據英方提案，草成確定之裁

軍草案。該會並將考慮未經總委會表決之各種修式案。如幹部會在指定期內未能完成此項工作，則主席韓德森有權再將總委會議延期。

美日談判終了

美日共同宣言

日本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代表石井等五月二十三日抵華京，二十四日與美總統會商經濟及遠東問題。二十五日石井偕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及日本銀行副總裁深井，往國務院拜訪國務卿郝爾，會商經濟及幣制問題。國務院遠東部長洪貝克博士及布立特亦參加該項會議。下午石井與美總統羅斯福有秘密會議，會談內容相當重要，中日紛爭事件當亦在談判之例。晚羅氏宴石井。二十六日石井獨赴白宮，羅氏即邀石井至其秘室，舉行第三次會商。其討論之問題，係以中日紛爭事件為中心之遠東情勢。會談後，羅斯福發表與石井會談之感想云：與石井會談最有興味而且滿意。此次之會談且及於世界一切之懸案云。二十七日與羅斯福舉行第四次談判。並發表共同聲明如下：「吾等均以為欲求和平基礎之鞏固，經濟之穩定，與政治之安全，須互相為用，不可缺一。此二者有秘密聯帶關係。吾人以為，經濟之停戰與軍備縮減，均須實現，吾人熱烈希望，關於此層，可以達到目的。對於遠東近二年以來之非常時局，吾人必應予以考慮。吾人希望遠東各國與西方各國，均能以合作之心理，予和平建設事業，及世界繁榮，以穩固之基礎。吾人完全同意，以為目下通貨之混亂，不可久延，宜藉國際力量，樹立一種有秩序之制度。凡不合理之方法，足以妨礙商務及資本之流通者，宜設法排除之，俾各地之資本，得以自由相通。吾人以為提高銀價並穩定銀幣之匯價，乃不可少之辦法。為求世界政治及經濟之健全，尚有多數其他方法，亦應採取。吾人對於此點，極為同意。吾人目光轉注於世界經濟會議，對於軍縮問題，吾人以合作之精神，決盡所有力量，以求成功，俾有益於各個國家及一切國家之原則及規則，能藉所有國家之真誠，努力得被承認」云。

石井二十七日離美京。二十九日在紐約播音演講謂：「吾人於遠東所應付局勢之種種特殊困難，與夫吾人與破壞崩裂勢力之奮鬥，此種惡勢力侵入之區域，適有關係吾人生存之權益存在焉。世人須知，上述區域，一方與某大國毗連，此國力謀破壞爾我，以及大部分文明人類所公認為必須及神聖之理想與制度。一方又與另一大國毗連，該國境內，紀綱盡廢，以狂法為法，以亂政為政。吾人與此等國家為鄰不幸殊甚。」狂妄之氣溢於言表！

據日本外務省接得報告，關於此次美日政治經濟問題之談判，內容大體如下：（一）政治問題（包括「滿洲」問題），對於中日問題，美國於原則上不予干涉。對於裁軍戰債及世界之和平保障等問題，由美日兩國協力一致，努力達成目的。（二）經濟問題，談判範圍，頗為廣汎，惟其結論有下列三項，（一）美日兩國意見一致，相約在倫敦會議由兩國代表協力達成目的者：為A、實行關稅休戰。B、現存之關稅壁壘，撤廢乃至減輕。C、依據互惠稅率而均霑最惠國條欵。（二）日本貨品傾銷問題，係由於匯兌跌落及國民生活所致，對此美國政府應予明確之承認。（三）倫敦會議如認日本貨品為單純之傾銷，應認為錯誤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五月廿六日起
至二十二年六月一日止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通州日軍撤退距城三十餘里。
▲汪院長聲言在不喪權辱國之原則下，談判休戰。
▲各報公佈二十五日蔣蔡反對休戰之通電。
▲馮玉祥通電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
▲徐向前在川省竹溪關與劉存厚激戰，劉退宣漢。
▲日代表佐藤要求英美日海軍平等。
▲顧代表宣稱在被侵略尚未解決前決不放棄自衛權。
▲國聯行政院通過制止販毒公約。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通州我軍移駐城西三十餘里。
▲日本陸軍省聲明停戰已進行交涉。
▲閻錫山委孫楚駐大同扼守綏晉。
▲于學忠舊部馬廷福率便衣隊擾新棚。
▲日代表石井與美總統舉行第四次談判，發表共同聲明。
▲顧代表申述空軍侵襲之恐怖。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蔣汪孫羅飛廬山會商重要事項。
▲安徽宿縣發現赤匪千餘並與紅槍會勾結。
▲美國可讓步四强協定將簽訂，小協約國不甚反對矣。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粵桂軍北上在三水軍田樂昌途中。
▲甘地復食。
▲德國銀行總裁表示須立時停止一切外債。
▲日代表石井在美詆毀中俄自詡文明。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二

▲中日代表會集塘沽，談判停戰協定。
▲汪孫羅由廬山返京。
▲王家烈電蔣願讓黔主席。
▲林主席遊陝返京，提出救濟陝災兩辦法。
▲皖主席劉鎭華就職。
▲經濟會議美代表啓程赴英。
▲裁軍總會討論歐洲安全協定草約。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中日代表在塘沽簽訂華北停戰協定。
▲汪院長談停戰爲局部緩和，無礙領土主權。
▲中政會任命茅祖權長行政法院。
▲滬航協募一百三十餘萬，購戰機十八架。
▲張繼向中央建議予農村人民自衛權。

六月一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全國代表大會展至十一月十二日舉行。汪院長謂係消滅黨內誤會。
▲蔡廷楷之抗日軍調回閩。
▲北平軍分會討論各部隊內部事宜。
▲日軍撤退無期。
▲陳濟棠及何鍵就任南路西路剿匪總司令。
▲川赤軍再陷通南江。
▲行政院通過整理川事案。

論評選輯

紙上制裁

羅斯福曰：

「世界各國，應締結一莊嚴切實之不侵略公約，暨重行莊嚴申明其所負限制與裁減軍備之義務。」

又曰：

「簽約各國，於其能忠實履行其義務時，應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質之武裝軍隊，越出本國國境以外。」

又曰：

「倘有任何強國，拒絕明確紀錄其反對侵略行為之志願者，則異日災禍之來，舉世將知咎責之攸歸。（五月十六日）

台維斯曰：

「美國願於發現危及和平時，商諸他國，如衆議僉同，判定某國破壞國際義務，而決議對該破壞國有何計劃者，則美國不爲妨害，恢復和平之共同努力之任何行動。」（五月二十二日）

李維諾夫曰：

「凡所謂侵略國者，爲首先向他國宣戰之國，爲不宣戰而侵入他國領土之國。爲用海軍封鎖他國者，爲以任何方式轟炸鄰國領土者。」（二月六日）

英相麥克唐納軍縮計畫之第一章第二條曰：

「將國際安全，建設於凱洛克非戰公約之上。規定簽字之一方違反公約時，則國聯會應召集會議，決定孰爲侵略國，並討論應付辦法。」（三月十六日）

國人聞羅台李麥諸君之言，舉色然以喜曰：是爲遠東問題而發也，是暗指日本也，是國際間將於國聯之外合羣力以謀制裁也。嗚呼，是說也，信耶否耶！吾人不能無疑。

世界戰禍之核心，遠東固爲其一，擾亂世界和平之元凶，日本固爲其一，然政治的國家主義一日不消歇，則各國個別的利害關係，一日將深繫於人心而不忘，吾人曰：此暗指日本也。法人與波蘭人亦曰。此暗指德國也。法人又與南斯拉夫人曰：此暗指意大利也。甚至南美之玻璃維亞曰：此暗指巴拉圭也。秘魯曰：此暗指哥倫比亞也。其對方之猜度，亦一如法波南斯拉夫玻秘焉。外交辭令之圓轉自如，所在皆可適用，往往如是，豈獨羅台李麥爲然？此其一。

羅斯福朝發申請書，響應之聲，夕騰於全世界，曰：從茲厥後，美國其將放棄門羅主義，出而過問新大陸以外之事，以分負保障和平之責任矣

乎。然若何過問，若何分負，羅斯福初未明言；於是舉世又企頸以望，洗耳以聽，其代表台維斯於星期一之軍縮會席上，將若何申說也。及期，台維斯之言，遍傳寰球，則除參加諮商公約而不妨害各國之共同努力以外，蔑有進於此者。其國務卿郝爾，其參議員羅威士，且在國內申說美國所能參加之諮商公約，惟以不採取懲罰手段，不拘束其自國行動者為限。是則美國今後之國策，所異於其傳統之門羅主義者，亦可知已。此其二。

自歐戰休戰以還，世人一聞戰之一字，莫不聯想及於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慘禍，舉瞿然以驚曰：是可一而不可再者也，是宜力事避免者也。國際聯盟之設立，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訂結，胥為避免戰禍之工具。然而戰禍卒不可免，乞靈於國聯，國聯曰吾無能；翻檢彼條約，條約曰吾不啻一廢紙。制裁強暴，各國誠恐因此而惹起戰禍，則又避免制裁，一如其避免戰禍之心理焉。在若是情勢之下，而曰藉一紙通牒，一篇演說，而可以戢強暴之野心，弭戰禍於來茲，吾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紙上制裁。

（錄五月四日上海時事新報）

◇　◇　◇　◇

如此檢查新聞！

向來每值軍事外交吃緊時期，官方例有檢查新聞之舉，然大抵有害而無益。緣中外新聞機關不一，消息採集，來源各別，政府之力，僅能干涉中國通信社及報紙，其於外人所辦者則無法取締，於是雜然並呈之正確消息與無稽之說，幾成外報及外人通信機關之專利品。外人莫辨真偽，宣騰廣遠，無奇不有，中國方面則形格勢禁，閉聰塞明，或掩耳盜鈴，自相欺飾。其事徒隳報業之信用，而流言怪譚，反致不脛而走，既害國家，同時亦陷政府自身於不利，蓋報紙既失權威，則以後縱為國家利益，政府威信，有所建議，或發公論，亦將無以昭民衆之信，此非至愚極拙，公私兩誤而何？吾人試觀南方近年，一般人或爭閱東西文字之新聞，或好讀刁鑽奇詭之小報，所以然者，皆由上海大報時受干涉，動多顧忌，故羣衆對報紙寖失信仰，而全國終不能造成一種衆流共信之輿論中心，此真國家之大患也。北方報界，歷年受軍閥政治之推殘，近兩三年幸尚得相當自由，在社會上漸立信用，惟最近官方檢查新聞，漫無標準，使報界對讀者多抱難言之隱，影響所及，實極重大。即如中日休戰問題，官方一味禁止刊登，而實則事極平常，並無神秘，祇以各卸責任，諱莫如深，轉令各方誤解，謠諑滋多，黠者乘之，重加渲染，今反對聲浪，瀰已傳自南北，而繼續洽商，來日方長，如果終始秘密，勢必引起怒潮，此當軸所應鄭重反省者，今後對於中日交涉，如再以干涉手段，檢查新聞，則真相不明，反對四起，其責任應由當軸自負之也。

馮玉祥旅居張垣，高呼抗日，亦既有日矣。休戰之議甫傳，反對之電立至，此在馮氏立場則然，何足驚怪？乃官方既未扣留其通電於先，竟一再禁止其登報於後，實則天津日文報紙，在三日前即已揭載，消息早露，流言已多，至昨日官方始予解禁，然仍囑刪去其相當字句，是明知其終不可秘也，顧猶欲禁刊其全文，然則前之檢查禁制，果為何事，今之發而仍刪，又是何意？又如汪孫兩院長與羅外長等於前日赴贛，本報昨已知之，乃官方傳令不許登載，同時日本電報通信社完全發表，刊在外報，當局何以不為取締？是明明剝奪本國報紙之紀載自由，而甘令外人消息早日披露也。夫值此中日停戰交涉開始之際，政府要人，聚集會晤，此乃至極尋常而又理所當然之事，此而須守秘密，何事乃可公開？抑尤有不可解者，將

汪孫諸公昨日飛赴廬山，南昌已有專電，其地向來檢查電報甚嚴，今已許予發表，則是認爲毋庸秘密可知，南昌且然吾人誠不解平津何以不許見報？凡此種種，事實無關機要，而當軸小題大做，甘冒干涉言論之非難，吾人竊爲惜之。吾人所爲聲明抗議者，不止爲報業信用前途計，亦爲國家利害計，以爲毀壞報業之關係小，因此而使報紙失權威，喪信譽，將令無稽之謠言，詭怪之宣傳，騰播社會，取報紙勢力而代之，則大非安定國家統一輿論之利也。

抑干涉輿論，取締新聞，並世各國，未嘗不有成例，顧其法皆統一而有條理，若中國之雜亂無章，毫無定見，先後不一，各地異致者，實所罕有。此事關係甚大，辦理最難，當軸要人祇知箝制言論，便利一時，而不知對外既不能同樣取締，自身又缺乏統一組織，將欲執行得當，絕對無有是理。在此內外多事之秋，吾人姑不必高談言論自由，但願申說利害，以促當軸了解，須知新聞記者，愛國絕不後人，與其禁制干涉，毋甯接近研討。現在世界各國，最能與報界合作者，推有日本軍部，蓋日本軍界，人才最盛，對於新聞記者，善能以感情聯絡，彼邦軍閥所以能集中國民之信賴，報界爲援，實其主因，此亦足供吾國當軸參考者也。

（錄五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再談停戰交涉

南方蔣光鼐蔡廷楷的通電，北方馮玉祥的通電，當然是所謂的華北停戰交涉的一種反響。這種通電，是國事前途一種什麼預兆，此刻我們不敢妄事揣測。無論如何，這幾個通電，不能阻碍停戰交涉的進行，這是我們可以斷定的。停戰交涉，已成爲不可免除的事實，我們如今只好就事論事，對進行交涉的當局，貢獻後面幾點意見。

第一，華北交涉不能與往日的滬戰交涉，相提並論。在舊年滬戰交涉起始時候，我們即持反對態度。重要理由，即國家對外交涉，只有一個國家對一個國家的整個問題，絕不能將國家化成許多部分，將問題亦化整爲零，進行所謂的局部交涉。滬戰的情形如此，此日華北的交涉，更應如此。就實際情形來說，滬戰協定劃定緩衝地帶，此在國家主權上爲損失，爲侮辱，然這種損失與侮辱，似有限制，倘今日華北停戰交涉，一切依照滬戰協定進行，這種主權的損失，實遠在滬戰協定之上。淞滬是濱海區域。即令劃淞滬爲緩衝地帶，日本軍隊駐守淞滬以東，中國軍隊不得越過淞滬。淞滬以東爲海。如此，日本固無所得。日本撤兵，實際即爲撤兵返國。目前華北局面，不是如此。倘華北停戰交涉結果，日本守長城以北，中國守長城以南。長城以北爲遼吉黑熱察及外蒙古。此均爲中國領土。中國果不得越過長城，實際即等於中國放棄長城以北領土。果成立這種協定，東北問題，實不解決而解決。這種停戰協定，表面彷彿爲局部交涉，實際又等於將整個東北問題，全部了結，這是中國當局不可不注意之點。日方之詐，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協定，若果成立，日本實際已取得長城以北的中國領土。文字上中國是否承認滿洲偽國，已成次要問題。先取其實，緩圖其名，這或者是目前日本的外交方針。華北負責當局，何以防備不墮敵人計中，這是應該深思遠慮之點。

第二，所謂『停戰』，應包括中日間所有一切的不宜而戰的戰事，不

應限於長城以南，平津以北這局部的戰事。舊年上海停戰會議，中國既肯與日成立停戰協定，而不將全部戰事，一切包括在內，此實令人莫明其妙。既肯屈辱，何妨做一次的總屈辱？既肯求和，何妨做一次的總求和？國際史上，絕無此種前例，兩國發生戰事，此一戰場停戰議和，彼一戰場，依然進行戰事。往事已矣，我國今日絕不應再有此疏忽。我們爲此言，實有用意。平津附近戰事，固爲戰事，長城以北，多倫張垣之戰事，亦爲戰事。倘今日中國與日本成立一停戰協定，在長城以南，中日雙方停止軍事行動，而日本在察哈爾外蒙，在長江各埠，軍事依然可以自由行動，此種停戰，實絕無意義。今有强盜入室，主人與强盜屈辱言和，條件爲强盜此後不侵入東廂，却可以自由侵入西廂，情理不通，何以逾此。前此滬戰協定，情形與此相類。今日停戰條件，絕不宜蹈此覆轍。中日間整個外交問題，將來如何澈底解決，此刻固談不到。然無論如何，關於軍事一點，亦絕無化整爲零的道理。停戰則全部停戰。簽字雙方在任何地點，再有軍事行動，即爲違犯協定。倘不如此規定，則不但多倫張垣隨時可發生戰事，即長江各埠，日本固可隨處挑釁，隨處可發生事端。照此類推，滬戰協定，華北戰事協定，甚而至於百十次停戰協定，中日戰事固永不得停。此又希望負責當局留意之點。

總之，局部交涉，局部和議，於情於理，均非正當，我們始終持反對態度。然所謂華北的停戰會議，事實上既已不可避免，則負責者自應力求審愼週密，不墮他人術中爲是！ （錄五月二十九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中美與日美兩共同宣言

日本派赴世界經濟會議首席代表石井氏於本月二十三日行抵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四次，於二十七日發出共同宣言，除就經濟問題，表示意見一致外，並特別聲明，經濟的安定，與政治的安定，同爲和平基礎上不可或缺之要件。關於遠東問題，聲稱：『對於過去二年間瀰漫於遠東之非常時局，吾人必應予以考慮。』其言雖極含蓄圓到之致，然而一則曰：『政治的安定』；再則曰：『二年間遠東非常時局，應予考慮』，則談話結果，絕非空洞無物，可以想見。昨日日本齋藤首相，曾爲此事入宮奏謁日皇，益可知石井與羅斯福談話已涉及具體意見。更觀中國代表宋子文氏十九日與羅斯福聯名發表聲明，除有『吾人認爲非有政治之安寧，不能得到經濟之穩定，』二語外，對於遠東問題，則稱：『於此吾人不免念及過去兩年間牽動世界和平之遠東嚴重發展。遠東方面兩大國之軍隊，仍在破壞的敵對行動中，互相掙扎，吾人信賴此種敵對行動，不久即可停止。庶世界各國爲恢復政治經濟和平之努力，可得成就。』由此聲明，可見羅斯福不特認政治安甯與經濟穩定，宛如車之兩輪，且認遠東之嚴重形勢，足爲世界恢復和平之障礙。以中美日美兩項共同宣言，對照硏究，至少可證明羅斯福對遠東問題，必向日本代表有相當陳說，喚起其注意，無可疑也。

按日本石井首席代表，於赴美途中，曾談及美日戰爭問題，內稱：『美日殊少發生戰爭之可能，但在兩種情狀之下，予可臆逆日美有發生戰爭之可能。其一：日本過於愚笨，欲干涉西半球之事件。其二：即美國干涉日本在亞洲之和平擴張。有人詢彼，日本在滿洲之行動，是否爲「和平擴

張』？據答稱：滿洲在過去兩年間所發生之事態，非日本之擴張，僅可認為新國家成立之一種現象』云。其為偽國作宣傳，軍閥作辯護，辭旨甚明。二十三日抵美京後，又稱：『滿洲國如正式成立，中日糾紛，即可終止。』是其對羅斯福所談，自為說明日本承認『滿洲國』之原則，而求得美國之諒解，或竟本『成事不說』之義，慫恿美國，亦行承認偽國。至羅斯福取何態度，則有一可注意之事實，即在會見石井中間，羅斯福會召前任國務卿斯蒂生至白宮詳談遠東問題與日本對滿政策，此足證明羅斯福重視斯蒂生之『不承認主義』。本來羅斯福就任以後，對於『斯蒂生主義』曾表維持，良以斯蒂生主義，祇為『不承認違反條約的結果』，乃消極的原則，並無引起戰爭之危險性，實際且為世界各國所採用。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大會報告，明白宣稱：『滿洲現政權的維持及承認，與現行國際之根本原則，決不相容』。又稱：『法律上事實上會員國應繼續不予以承認』。由此可見『斯蒂生主義』，現在已為國際聯盟處理遠東問題之一種礎石，羅斯福祇有取而善用之，本無變更之必要。近如羅氏向各國呼籲訂立世界不侵條約，主張成立諮詢協定，不惜放棄北美中立主義，參加安定國際和平秩序之工作，是知其對於自認為『世界和平障礙之遠東嚴重形勢』，更無變更『斯蒂生主義』之餘地。所不同者，斯蒂生時代，僅為原則的高呼，未有實際的推動，而羅氏則覇氣縱橫，才智活躍，今將遠蹠高掌，本『斯蒂生主義』而神而明之，加以運展。果爾，日美共同宣言中所謂：「必應予以考慮」者，其辭甚婉，其作用殆絕不能違反斯蒂生主義之原則，蓋又不難預測也。要之，此一國際重大事件，既不能訴之世界戰爭，則終不外迂迴曲折，以國際調解方式，求理論與事實之合拍。依吾人所見，東北問題之歸宿，殆不外此，故今後一兩月間，中美日美兩宣言所產生之形勢，如何開展，實極堪注意也。（錄五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反對全代大會展期

日來南中頻傳七月一日全代大會行將展期，昨日陳公博對人，並不否認是說，惟稱尚未決定，吾人於此，期期以為不可，願陳其說：

按全代大會之召集，決於三月三十日之中央常會，是日係由蔣介石氏主席。中常會原提案為召開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國民會議案。討論之際，僉以五屆全代大會，照章應在十一月，為時過遲，故主張召開臨時全代會，且可專討論一問題。是日研究甚久，最後決定，將原案分為兩案：一為提前召開全代大會，一即國民大會之召集，由全代會討論。事後汪院長會有表示：國難嚴重，地方自治難望於二十四年以前完成，何如提前舉行國民大會，以入民衆政治之途。蔣委員長彼時亦稱：國難至此，非集中全國力量，難務此項工作；且國民黨歷史亦以天下為公，何如及早實現。其後孫立法院長發表意見，亦大致類此，近來制憲期間縮短，即為促成憲政計也。社會方面，認國民黨有結束訓政還政國民之準備，莫不歡迎期待。吾人以黨外之身，在九一八以前，申論黨政，素尚質直。一自國難發生，痛心外患，渴望統一，於是暫紓對內之責難，努力團結之鼓吹，然於國民黨之失政失策，未嘗不愁焉心傷，切盼政局之早有根本改造，是以全代大會召集之議既決，吾人首倡贊成之論。三月三十一日本報曾著社論，內稱：『大局之敗壞，盡歸罪於國民黨及其人，誠不公之苛論，然政府實

任，要為一黨負責，而結果如此，且至今無打破國難之良方，是則與其再繼續負誤國之咎責，斷不如早還政以謝國民。是以就今日論，主張結束黨治者，為識時務而得民心，倘黨中尚有堅持繼續負責訓政者，則斷不能得國民之擁護。」吾人當時，固知黨中必有反對論調，果也，南京消息甫傳，粵中反對已至，昔日有別開代會，不惜對峙之語氣。本來京粵相反，無事不然，感情所激，理智早昧，吾人對京粵向無左右袒，獨於此舉，不能無言。良以黨治之弊，全國憤慨，改絃重理，事勢使然。全代大會，既為還政之準備，則樂觀厥成，實出羣衆之心理，此而異議，不異仍欲把持政權，而不知黨治之局，久成僵化，澈底開放，適以自救，彼廣州方面，因有所蔽，或當別論，獨中央諸領袖既創提前歸政之議於前，何又動搖定見於後？連日所傳，令人惶惑。或謂：華北屈服，將成事實，泄沓苟安，又有機會，既政權之不捨，遂失信以何辭，果如斯言，是乖大信，欺人耶詐，民怨可知，公私兩計，皆等自殺，是大不可也。或謂西南反對，恫嚇已多，福建察區，又成新局，因分裂之兆見，故顧慮之突增，果如斯言，亦悖正理。夫中華民國非國民黨所得而私，黨治失敗，非黨中人個人之事，國家有整個的利害，黨人負連帶的責任，時至今日，國民黨不妨分家，國家則斷不能因黨爭而永陷紛擾。由此論斷，黨內愈分裂，歸政愈不可以不早，意見愈不一，代會更不可以不開，蓋歸政即為黨的責任之整個解除，代會即為黨的對立之澈底清算。依目下情形，國民黨內部，矛盾對峙，斷無相消之力，而各有牽掣之能，長此遷延，將見中國已亡而國民黨之統一仍不能復見，此豈國家之所堪，又豈國民所能許？是以因顧慮黨方分裂而欲延結束訓政之期，此斷然為吾人所反對。

抑吾人尤有言者，廣州反對妥協，蔣蔡抗議停戰，馮玉祥主張抗日，此等表示，中央固不難以事實相與喻解。夫廣州號為西南中樞，實則川滇黔除以鴉片貿易，與粵桂利害相通之外，對國家大計，幾曾有眞正之結合？即彼粵桂軍人，同床各夢，亦係公開秘密，中央果有推誠相與之雅量，何慮政客黨販之捭闔縱衡？且自江西匪熾，廣東迄在觀望之中，日禍披猖，粵方更無赴援之舉，高調徒彈，封建自劃，此中眞相，舉世周知，將以政府抗日不力為言，則粵方領袖先應自責。蔣蔡興兵淞滬，躬與抗日之戰，撤兵議和，身自當之，彼時未聞有反對停戰之聲明，更未見有抗不後退之事實，近則贊成，遠則反對，此不足以邀天下之信也。至於馮氏之主張抗日，於理於義，自無間然，獨其所以自負者，在事實是否可能，則假以時日，當能體驗。要之，反對中央者，如果舉建設之不振作，政治之不清明，軍事之無成績，財政之不公開，地方之不整理，羅列罪狀，儘有多端，若專執華北停戰為攻擊之理由，則殊不足以定信讞而昭折服。政府如有勇氣，於此事實問題，何難據實申辯，若因畏忌黨內責難之故，不惜狐埋狐搰，變更改造黨政之決心，重立把持政權之新策，則得之於黨內者未必可恃，而失之於國民者，將為無可挽救之敗因，此吾人心所謂危，不敢不於反對全代會展期之中，對黨國諸領袖預進忠告也。

（錄五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呈拔可老同年志別　疑盦

君才周庶事樸訥中精專時艱乃斂手近市甘受廛
豈不病瘏苦勞者全其天天全庭宇靜坐享籬花妍
文章到眞境刻意成蒼堅論交亦有眞孤賞通纏綿
嗟我接席晚又復當言旋惘惘喘息地閔亂支餘年
思君遇神理持以慰食眠且載芬馥去量重增歸船

贈子言　拔可

得飲乃爾數出言何用多看君飯顆瘦皺面成觀河
二友昔度隴更張憂民訛士風變水草澤如石受磨
用夏費妙手七經百駱駝儒效尺寸收潢池忽干戈
堅臥守環堵蓼蟲供嘯歌撫舊有述作褒新無譴訶
窮爲詩所歸老專天之和兀坐聳堯鶴牀書爭嵯峨

傷三惠茶骽並贈長句賦謝　鶴亭

普洱之茶宣威骽來自滇南一萬里佳人謂我解知
味敕使寫詩持送似腐儒拜賜已過情腠詩字作金
石聲上言老須食肉飽下言詩得飲茶清肉能爽口
茶明目君詩香甘勝茶肉比來鄙食大官羊日聽車
聲煎羊腸黔中遷生好詩膽得閒試邀同飲噉我詩
淺短慚不工恃君等在吾何窮

次和前溪五十生日　什公

吾曹墮地已非時到此還應理亂絲龜手曾聞選地
好鳳雛稍恨出山遲悶惟嚼句渾無賴忙亦呼尊卻
似癡息戰平生有宏願不逢諸佛更誰知

陳子言偕張燕昌劉錫之見過賞牡丹子言錫之有詩書此奉和　吷庵

君攜二客款林扉接座連朝玉屑霏澹日尚能供醞
藉小風時與布芬非茶蘼殿後彌傷晚蛺蝶爭先漫
合圍九十韶光看欲盡花王意似阻春歸

漫道此花惟北潞水邊竹裏認移根春遲自爲年當
聞風惡鴦忘舊有恩丹白在胸徒惘惘塵沙得路總
昏昏微憐投分咪蘭茝難過天香起屑魂

清明日微雨不出檢取師鄭元日詩翁韻和成二首　蔚如

老去唯吟節候詩曉風如片雨如絲綠迴芳草去年
夢紅破小桃臨水枝按譜尋碁聊送日檢書覓韻偶
矜奇宵來揭屋眞閒事爛醉渾家定未知風雨揭却屋渾家醉未知南唐史虛白詩

如今眞作囁嚅翁猿臂深藏射虎弓巢幕猶能安燕
雀著書且欲老魚蟲源逢漁父甯知晉宅任旁人錯
認雄遇壁題詩逢韻和孔王情味近來同孔東塘遇壁題詩王阮亭逢人和韻康熙時人語近日和韻頗多故以自嘲

纕蘅寄示菱湖修禊詩賦此奉和　曉耘

柳岸鶯飛祓禊辰江南風景隔仙塵時倭人方大舉入寇北平戒嚴
夢中易水常千里眼底舒州又一春揮麈漫談華表
鶴漉巾還羨武陵人荒郊小築菱湖好載酒尋詩不
厭頻

與疑厂闊別三十餘年郵詩存問依均奉答並柬丹甫　槐癭

忍死乾坤窄相憐問水濱報言無一可遺老有千辛
天意還成瘺君詩勝飲醇寄聲徐孺子滄海幾流民

鷓鴣天　水榭同散釋易廬久坐　息庵

老愛寬閒病愛慵一春寄目小園中雨添橋口清波
綠花助欄心夕照紅　君說有我談空是非今古本
無窮遲遲玉宇三更月浩浩天衢九萬風

浣溪紗　看雲主人屬題昆明艷泛圖　閏枝

凝碧池頭別有情同舟仙侶晚霞明鳳荷香裏笑相
迎　交甫佩環聊繾綣朝元絃管久消停水天誰與
話淒清

燭影搖紅　題楊鐵夫抱香室塡詞圖　璪卿

清絕幽姿歲寒荏苒霜華勁一尊江國對流霞香汎
吟邊冷坐閱嚴宵向永寫騷懷哀絃淚迸冰壺瀞抱
幾許仙心瓊疏春靚　回首前游郡樓嘯傲邊鼙靖
蓴絲鱸雪戀西風愁話滄桑影塵海波濤靡定念沈
憂孤芳自警閒門刼埽瑤想參差翛然人境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本周易要義跋

此周易要義。宋刊殘本存卷一卷二、卷七至卷十、凡六卷。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白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宋諱貞恒桓皆缺末筆。刊工有李升、有成、時亨、文茂、安茂、游安、余才、余文、季清、余子文、汝能、仁壽、德顯、諸人。或方、熊、程、唐、鍾、等姓。或晟、之、慶、宣、君、禮、京、宜、共、老、等名。各一字。首周易要義序。（序字、局本改爲卷首、）載長孫無忌等上六經正義表。次目錄。本書書名標題下。記卦名。每條標目數字用陰文。各卷末有印記。其流傳端緒。無可攷見。檢孫慶增上善堂書目。有宋板周易要義五本。不全。下注汲古閣藏本。其册數正合。疑即是帙。或毛氏藏印。展轉失去耳。以江蘇局刻校之。訛奪至夥。茲舉卷一上所補各條於左。

按宋臨卭資政學士魏了翁撰九經要義。此其首帙也。方回周易集義跋言鶴山先生謫靖州。取諸經注疏。摘爲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儒易說。爲周易集義。是要義外尚有集義一書。今已失傳。朱竹垞經義攷備載諸經要義。而易類獨載集義。蓋誤以爲集義即要義也。張萱內閣書目。載九經要義。而周易只題二册。不標卷數。葉文莊菉竹堂書目。載要義五册。凡十八卷。今行世本乃祗十卷。疑葉氏並子卷計之。非有異也。（卷一分上中下三卷、卷二至卷七、各分上下卷、）獨近時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作二十卷。殊不可解。豈編次不同耶。抑二字爲衍文耶。俟更訪詢之。

又考此書各家書目所載。多爲鈔本。如愛日精廬所藏。爲傳是樓鈔本。今在海虞瞿氏。此外皕宋樓陸氏。帶經堂陳氏。善本書室丁氏。咸爲鈔本。四庫著錄。據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而按提要述及。知爲天一閣鈔本。惟邵亭書目言。郁松年家。有宋刊本最精。考郁氏書籍。多爲丁中丞所得。如禮記、儀禮、毛詩、三經要義。邵亭經眼錄咸著之。惟周易未知歸於何許。提要又言。周易要義。荷高宗御題。則進御者必爲宋本。然天祿琳琅前後錄。皆不載。抑又何耶。朱竹垞言秦對巖太史有此書。然不言其爲刻本。疑亦傳錄之帙耳。余己未秋在廠肆文友堂書坊。見有宋刊本五册。缺三四五六。凡四卷。心頗愛玩。而傾囊不足以舉之。因馳書告張菊生前輩。爲涵芬樓收之。余以江蘇書局新刻諸經要義。所據多宋本。其校勘必臻精審。亦未以此帙爲瓌異也。頃以事南游。晤菊生於海上。其時涵芬樓已被兵燹。連棟高樓。萬函珍籍。一夕化爲煨燼。菊生手檢別儲之書。幸逭於烽火者。編爲燼餘書錄。已成經部史部各二册。因舉以見示。朝夕相過。虛衷下問。商榷得失。適見述及此書。言足以補正新刊者。連行累葉。至不勝僂指。乃知光緒丙戌付雕時。此書所据爲一抄本。非如毛詩、禮記、儀禮三經有宋本足資勘證。故其訛脫滿紙。無能刊正。余爽然自失。深媿當日之粗疏。致令孤本秘笈。失於交臂。爲足惜也。灝行乃請於菊生。携以北還。塵鞅甫息。敵警頻傳。然嗜古躭書之癖。奮發不能自已。爰閉門澄慮。銳力校得一册。補脫文十二則。咸疏於左方。適社友書來。督刊題記。乃錄以付之。其餘卷所得。竢異時續爲刊布。卷尾小記。並坿志之。癸酉五月朔藏園記。

余從涵芬樓假此宋刻殘本。載以北歸。時日軍迫近郊。飛機翔空。潞河隱隱聞砲聲。兵甲環城。殆二十萬。居民惶駭。携家四出竄避。留者一日數驚。余兀坐危城。心情惡劣。殆不能堪。今日弭戰之說。似聞有成。意緒差寧。迺重理筆硯。日未移晷。遂盡此卷。聊記之卷尾。俾後人覽之。知老人嗜書如命。雖倉皇戎馬之中。尙丹鉛不輟於手。其癡絕宜可笑。而其孤懷微尙。亦良足悲矣。

癸酉夏歷五月朔藏園老人鐙下記，

周易要義卷一上校記 共葉數行格、照局刻本

三葉下四行以變者爲占句下補二十八字、

故杜天凱注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注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爲占

五葉上七行後有標目十五字、

七 乾六爻子至已謂正三五七九者非 局刻在闌上

九葉上闌有標目十五字、

十三 大哉至利貞釋四德首出言聖人

九葉下四行各能正定句下補二十四字、

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禀受若

十葉上一行在衆物之上句下補十四字、

最尊高於物以頭首出於萬物之上

十一葉上一行說象不同下補六字、

乾坤不顯上下體 宋本在上闌

十七葉上闌有標目十三字、

廿三 凡卦亨貞連事起文者不數

十八葉下一行而无悶者句下補十四字、

言舉世皆非雖不見善而心亦无悶

十九葉上、闌上有標目十五字、

卅六　以異於諸爻特稱易曰又云君德

十九葉下六行、此明九五爻之義句下、補十二字、

同聲相應已下至各從其類也

二十二葉下、闌上有標目十五字

卅二　爻爲人位爲時人不妄動時可知

二十三葉上、闌上有標目十三字、

卅三　經惟言時舍　注言時之通舍

凌霄一士隨筆

李慈銘同治庚午浙江鄉試中式諸事，已見上期。其記翌年在京覆試，亦頗可述。辛未三月朔日記云：『昧爽起，坐車至東華門。日出，赴中左門領卷，詣保和殿覆試。文題爲「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詩題爲「泛水織紋生，得風字。」試者百人。人賜餅五枚。……午繳卷，出東華門。』初六日云：『晛卿來言，昨俍人至禮部求得予覆試卷觀之。其卷爲侍郎魁齡所閱定，惟於文中一「致」字旁帖黃籤，蓋其意以「致」右從「攵」不從「夂」也。人不識字至此！伏獵金銀，綮綮省閣，於侍郎何誅焉？前日試殿上者九十二人，連鋪接席，皆傖楚耳。予自以脚閒夾筆足以埽之！又以故事必派一二品官十二人閱卷進擬，其差弟皆以律詩，故於八十字中，頗推敲之，以求其易解，乃猶在下等。此輩肺肝眞不可測！』亦想見其意態。

庚午浙江優貢考試，得人稱盛。慈銘是年九月十一日日記云：『得梅卿書，言：優貢正取六人，爲黃以周潘鴻黃炳垕施補華陳豪許誦禾，備取爲孔昭俊吳承志等十二人。黃炳垕餘姚人，梨洲先生之後，精於算學。許誦禾海寧人，故淮徐道楗之子，年少有才氣。孔昭俊西安聖裔。吳承志杭人，甫踰冠而能通經爲漢學。此舉可謂極一時之選，不媿明經科目，百年來所僅見者也。以元同冠首，鳳洲次之，尤足爲讀書者勸。』二十日云：『嘉興錢君貽元來。錢字新甫，是科優貢。』故事，浙江優貢之試，依額正取六人，備取類亦六人。（各省優拔，備取之數大氐均與正取

同。）正取者如本科鄉試中式，即以備取未中式者遞補。倘補不足額，則聽之。此次浙江學政徐樹銘以佳士較多，特將備取廣爲十二人。鄉試揭曉，正備取中式者逾六人，以備取者多，仍得補足六優貢，故樹銘之愛才，爲浙士所頌云。許涵禾後改名湝祥，光緒乙酉舉人。錢貽元爲曾國藩幕僚應溥（後官至軍機大臣工部尚書，謚恭勤）子，乃以備取遞補者，後改名駿祥，乙酉舉人，己丑翰林。

慈銘是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記云『戲與諸弟擲釆選圖。此孫念祖編修新刻之越中者，不古不今，蓋依舊圖而妄加損之，全不知官制遷改原流，故以朱筆改正其序，亦使子弟習知官簿勳品，定制釐然，不可稍紊。此雖小小戲劇事，然世之公卿，有終身居臺閣，而問之如坐雲霧者。吾夫子所謂「飽食終日，博弈猶賢」也。』應與「隨筆」前所引其日記中關於升官圖者（見第五期）合看。

王伯恭「蜷廬隨筆」云：『中日和約既定，恭親王一日問合肥云：「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盪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對曰：「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恭親王遂嘿然而罷。是時項城在京，雖有溫處道之實缺，萬無赴任之理，設從此罣悞，心實不甘，憶昔在吳武壯朝鮮軍中，以帥意不合，借題爲朝鮮練兵，因禍爲福，此次師故智，正合時機，乃招致幕友，僦居嵩雲草堂，日夕譯撰兵書十二卷，以效法西洋爲主。書成，無術進獻，念當時朝貴中，惟相國榮祿深結主知，言聽計從，顧素昧生平，無梯爲接，偵知八旗老輩有豫師者，最爲榮所信仰，又偵知豫公獨與閻相國敬銘相得，閻爲路閏生入室弟子，又申以婚姻，非路氏之言不足以動之，因念路氏子弟有在淮安服官者，家於淮安，而項城之妹夫張香谷，係漢仙中丞（按張汝梅也）之子，亦家淮安，必與路氏相稔，遂託香谷以卑禮厚幣請路辛甫北來，居其幕中爲上客。由辛甫以見閻文介，由文介以見豫師，由豫師

以見榮文忠，屑遞納交，果爲榮文忠所賞。項城遂執贄爲榮相之門生，而新建陸軍以成，駐於小站周剛敏盛波之舊壘。但項城初不知兵，一旦居督練之名，雖廣用教習，終慮軍心不服，於是訪求賦閒之老將，聘爲全軍翼長，庶可以鎮懾軍隊。適淮軍舊部姜桂題，以失守旅順革職永不敘用者，正無處投效，聞小站新軍成立，徑謁軍門，項城見而大喜，遽以翼長畀之。桂題亦不知兵，惟資格尚深耳。項城更說榮相，以五大軍合編爲武衛全軍，以宋慶爲武衛左軍，以袁世凱爲武衛右軍，以聶士成爲武衛前軍，以董福祥爲武衛後軍，其中軍則榮相自領之，兼總統武衛全軍。榮相樂其推戴，且可弋取統屬文武之名也，德項城甚，有相逢恨晚之感。復用項城之策，令諸軍各選四將，送總統差遣。比至，令此十六人者，各用一二品冠服，乘馬在輿前引導。榮相顧盼自喜，以爲人生之榮，無過於此。吁，何異兒童兒戲之見哉！』伯恭曾與袁世凱在朝鮮共事，其書言世凱事頗悉。此言小站練兵緣起等，亦可供參考，惟云中日和約後尙有閻敬銘，則誤，敬銘卒於壬辰二月，距是已數年矣。

（翁同龢壬辰二月二十二日日記云：『晏海臣安瀾來言，丹初相國於二月初九染時氣卒於虞鄉，爲之哽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歎也！昨日蔭軒告我未詳，今乃得其月日。』二十三日云：『哭閻相於廣慧寺。其姪迺珏爲主。』三月初二日云：『閻相遺表上，卹典照大學士例，加宮少保銜。』敬銘嘗與同龢同官戶部，同龢頗敬其人，前此日記中多可見。敬銘歷官京外，聲聞卓然，茲以故相贈太子少保銜，未爲優異，然如其鄉人李岳瑞所論，則非是。岳瑞「春冰室野乘」云：『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故事，輔臣身後必晉三公，即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國朝二百年間，蓋公一人而已。』又「說元室述聞」云：『遺疏上，僅贈太子少保銜

。輔臣恩數，乃僅得正二品，二百六十年間，一人而已。』有清大學士贈太子少保銜者，屢有之，豈僅一人？輔臣身後何嘗必贈三公或太子太師？此類榮典，若與本官較品級，則大學士正一品，太子太師從一品，亦屬降級，而尚書等從一品官恩加太子少保銜者，均可以貶謫論矣！）

張君二陵云：『清制，八旗為軍籍，男子成丁娶妻後身故者，其妻於三日呈報佐領，願守願嫁。嫁者無論，守則按月給以口糧。日久弊生，往往其人已故而仍支口糧。此蓋管旗衙門與戶部司其事者朋分。光緒某年，戶部尚書閻敬銘，方以精覈著，會兼署禮部尚書，發覺有已身故請旌而仍支此項口糧者，因命戶部司員調查，則各旗此等弊病甚多，大怒，欲嚴辦以清積弊。主管司員懼遭嚴譴，夜分召承辦書吏於私室，謀彌縫之術。書吏從容對曰：「老爺萬安，書辦一人當之足矣。明日請將書辦交司務廳可也。」（懲治書吏過犯，例歸司務廳。）翌日果將此書吏交司務廳。吏至廳後，自認不諱，並云：「國家錢糧，絲毫為重，請回堂奏交刑部，徹底根究治罪，書辦死而無怨。」司務廳員據以回堂，而敬銘旋思此案舉發，範圍甚廣，將成大獄，而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均為都統，亦有應得之咎，尤難率爾，竟寢其事。蓋敬銘雖風厲，而不能無投鼠忌器之見，此吏早已料及，故坦然無所畏耳。斯時家厚甫（銘坤）方在戶部，猶及見之，親為余言之甚詳。』甚矣鐵面之不易也！

勘誤

（十二期）四行「漏一」誤「漏以」三頁七行「寶鋆」誤「寶望」

（十三期）十行「於是有」誤「於是」

（十四期）二頁下十三行「曲為」誤「由為」四頁下五行「顯榮」誤「顯樂」

（十五期）四頁十行「當賽相」誤「嘗賽相」

（十六期）下十行「皆完」誤「皆晚」四頁一行「委荼」誤「委茶」

（十八期談岑春煊）十行「喬也」下之「』」應在十一行「亦早」之下

（十九期談岑春煊）二頁三行「同」未印出十五行「總督」誤「總都」下十七行「兩宮」誤「西宮」三頁十八行「諸多」誤「多諸多」下九行「俞啟元」誤「俞啟」四頁下八行「廣」誤「可廣」

（二十期）二頁十一行「似故」誤「以故」

燼

靳以

時間，在這極北的城市裏，有初冬的寒風，使行路的人縮了頸，也有爲掩護不到而凍紅的鼻子。有負了鋼砲的鐵甲車，隨在後面的一輛沒有遮掩的，載重汽車，坐了四十名「滿洲國」警備隊。他們背了步槍，木木地坐在座位上；就是已經穿了皮的外套，凛冽的風也在使他們的臉和手指僵着。那汽車響了古怪的哨子，像野大蟲似地在街上跑着，這些仰仗了「滿洲國」而豢養的警備隊，有着朽木一樣的心情，都只是默默地坐着。

這車，在傅家甸，八站和道裏之間梭巡着。

他們看了街旁的景物在迅速地閃下去，經過了漆黑，明亮，和有着黯淡燈光的不同地段；汽車的馬達總是那樣單調地響着。

遙遙地，日本軍營的號角在空氣中蕩過來。

只有中國大街尙是熱鬧的，那些失去了國家的白俄男女，仍然是無憂無慮地在喧笑着。而在大石頭道街接近了鐵路的那一面，有朝鮮，日本，和俄國的賣淫婦，在向行路的人說着風流話。雖是道裏，而住滿了中國人的新城大街上，有穿了肥大衣袖的中國人，露了一點倉遑地走着。他們是裝成了沒有事情的人，可是眼睛在望看，尋到了憑眼睛看着相宜在心上也仔細想過一次的人，就用較急的腳步趕了上去。他們用若有若無，低低的聲音說：

「先生，看報麼？天津大公報和北平晨報。」

「新的麼？」

「都是本月九號的，今天早晨纔到。」

「多少錢？」

「六毛錢吧。」

「太多了，我每次都是化兩毛錢。」

「您想想，這營生有多麼大的危險，檢查加緊不算，就是在前天我的同伴就被密探捉了去，活活用馬鞭打死了！」

「好吧，依你的價，我們尋個地方吧。」

被問着的人也像有過暗約似地，始終是不露聲色，用細微的聲音在說。沒有什麼可說的了，就默默地走着。到了相識的商店，就逕直地走到客室去，那個人急急地把藏在衣袖的兩張報取出來。看看鐘，他在說：

「先生，您可以看到十點八分。」

可是把報紙拿到手中的人呢，像是很忙迫地，連答應着的聲音也沒有哼出來，只貪婪地看着那報紙。想從祖國的報紙上，看着祖國的音詢，和祖國有了什麼具體的計劃來收復淪落了將近一年的土地。詳盡地讀着每一個字，甚至於每一個圈點；而當讀完了的時候，露了傷憤的樣子把報紙和錢送給那個人。從心底起了長長的喟歎。在日本人支配下的新聞紙，雖然有着誇大性，有的關于祖國不幸的消息也有些可以從那上面發覺了。還都是只有私門之勇呢！

那面，明了耀眼的電燈，也響着俚俗的銅樂，是木下曲藝團的演奏；蠢蠢的人，圍在那前面望了龐大的象和有着油滑滑皮膚的海狗。鼓掌和嘈雜從布幕中出來。

誇耀威武的日本憲兵，騎在高大的馬上，慢慢地在街心走着。

在街角的牆上，有幾貼好的宣傳畫，幾個穿了短衣的工人，在那裏停住了腳。

「看什麼，總是亡國的事！」

有一個這樣憤憤然的說了。

他們就又繼續着他們的行程。

「知道麼，今天下午道外出了亂子。」

「什麼事情？」

「海軍和陸軍在新舞台前對起敵來。」

「都是些亡國兵，還有什麼說不過去的事麼！」

「聽說是因爲陸軍稽查隊打了不服從的海軍。」

「開槍了麼？」

「開了，兩面都有一百幾十人。」

「後來呢？」

「日本人把兩面的首領捉了去。」

「沒有打死一個日本人？」

「不要說啦，只有三個日本兵就把這三百多人都鎮伏下去了！」

「是麼？」

「老二正在新舞台前面做外工，親眼看見的。」

「咱們的東三省就是丟在他們的手裏！」

雖然是懷着無窮的憤恨，也能瞪着如酗酒的紅眼睛，但是赤手的人總只能歎息着，用話語來洩出胸中的情感，還要先張望張望四周。就是說能空身過了江，跑到馬船口就能入了壑；可是想想到累贅的家，有幾口是等他們出賣了勞力來喫飯，又只能把腦子冷冷些。

不是全然就馴服得如一羣盲目的綿羊，有的已經丟開了家，辛苦地隨了不甘屈伏的人，在拼了血肉東西地爭戰着，有的詭密地裝成了順民，而暗中把一些軍事消息傳到祖國或是爲祖國戰爭的勇士那裏；也有帶了××傾向的，仍然是採了常用的方式，散着傳單或是把標語寫在或刻在牆上和電桿上。

因爲尚不是直接地反對着「滿洲國」或是日本軍的，所以纔能在被捕之後解送到法院裏來發落。

「……………………」

「……………………」

「你不是反對『滿洲國』吧。」

穿了制服的法官，也有憂傷縕含在心中，不時地望到旁聽席中受了命令而來的日本人，焦急地在問着。

站在被告席中的，不是一條很英挺的漢子麼？法官是知道最近所頒布的法律是對於一切反「滿洲國」者如何不利，他盼着被告的人麻木地說聲「不是。」他的眼睛在殷殷地望着，而那回答，終於像夏雷樣地來了。

「我是反對『滿洲國』的。」

那青年泰然地說了，就是爲一種主義而努力，可是也決不能說是不來反對這僞組織吧。

你胡說，你明明是共產黨，你決不能逃過我的眼，你想狡賴也不成，許多證據已經證明了你是一個共產黨！」

於是被告的青年就被帶下去了，好心的法官在途上說明其中的原委，立時就能把原諒給了方纔還以爲是腦筋不清的法官。

原是同被壓迫着的人啊！

都成爲「樂園」中之人啊，是要謹謹愼愼地只知道呼吸的動物呢！

什麼地方不都有多餘的諂媚的臉相麼？覺着一點得意地在日本人的眼前獻着無用的殷勤，追想着至於對着自己的親長也沒有那麼順從過。轉過臉來呢，爲了私憤或是爲了莫知所以的心，偷偷地給着對于個人正確或是不正確的「反滿」信

息。

忠勇的皇軍，多是在午夜後敏捷地出動了。一時間就能把所要搜檢的處所用步槍和機關槍圍起來先驅的脚踏汽車，射出一條烱烱的光站在那裏。已經關閉得很嚴緊的門，就被搥打得響了驚人的聲音。

門開了，來開門的人立刻被綁起來，湧進去的人，立刻散滿了各處。凡是住在這裏面的人，都要被幽禁到一間房子裏，任憑是在哭號的嬰兒或是病中的人，出口那面總有挾了有刺刀的槍的勇士看守着。其餘的勇士們，在隊長的指揮之下，如獵狗一樣地搜尋着。

這搜查是古怪的，地板被利斧劈開了，用了電筒在仔仔細細地照看；堆在床上的棉被有的撕開了，看看棉花裏存了什麼値得注意的證據；皮箱被刺刀劃開了，明明白白地知道那是不是可以隱藏秘密的夾板………憑了那隊長精明的腦子，機警地把那些爲人所不注意而從經驗上知道有重要性的所在，吩咐着兵士們都下過手了。

他站在那裏，用手指捻着鬍子，眼睛却有神地在觀望着。他想着自己不是發着盡是枉然的命令，他在等候着能有重要的發現，那時候他能在兵士之中被誇耀着，將更爲長官所器重。但是事實和他所想是相反的，就是兵士們也因爲想到這一次是徒勞。就不想纔來的時節所懷了的高興致。

——不是明明得着報告說這是自衛軍的機關麼？

那隊長在想着，突然像記起了些什麼的，從袋裏掏出雜記本來。

「南七道街三十一號，南七道街是沒有錯的，也許這不是三十一號吧。」

他自已在低低地盤算着。

「喂，這是三十一號麼？」

他漫然地向着在工作的兵士問。

「是的，隊長。」

他眞不知道該怎麼好了，焦灼地用手搔了頭，他忽然看到了有中山遺像的日曆。

「這就是了，這就是了，……」

他的喉中響了粗野的聲音，他命令着把那日曆取下來，還立刻傳令把那近六十歲的主人拘捕。任着婦人和孩子們的哭喊，任着那老妻挺了戰顫的身軀跪在地上懇求，勇士們是毫不顧惜地把她踢倒，如野獸一樣地又湧出了門。

被綑綁的人，有失去血色的臉，有打着寒戰的身子，有着青色的嘴唇。將有如何的結局，是一點也不能想到的了。

寒夜裏天上掛着的星子，也在抖索着呢！

那家裏尚有着自由身子的人，用金錢用女人的奔波的情托，一星期之後，被吩咐着到拘留所去迎接，那已經是一具佈滿了傷痕的屍身。

這不是沒有適宜解釋的，說是完全是一個誤會，說是近來有了許多不良份子假公濟私，說是被捕的人年老多病，因之就死去了。

有什麼可說的呢，守衛兵已經在催促着，要他們快快地離開。將要流下來的淚，盼着是含酸性的液體，在流到心中去的時候，蝕着該刻在心中的怨恨，等待報復之來臨再去沖淡吧。

但是，小小的欣喜，使被強暴所擠榨的人感到一點點的稱願的事情不是沒有的，最近在報紙上不就是記載着江北的松浦鎭有三個日本人被綁去了的事件麼？明知道有威權就是蒙了損失遲早也將在這些無辜的人的身上來求得報復，可是眼前的快意，使這些人都奮着。

「聽說綁去的並不是有錢的鬼子」。

「唔，都是他媽的特務機關裏狗腿。」

「近來有信息麼？」

「不是要一百五十萬金票，還有二十挺機關槍，六尊山砲。」

「我想這是成心開個大玩笑。」

「不，我以為這是嚴重的。」

「你想日本人會贖麼？」

「那說不定，——不過從要軍器這上面看，也許日本人不能這樣辦。」

「但盼不去贖，先殺了這幾個，出出我們的氣！」

「你放心，就是日本人肯出錢，也不見得買得回來這三條命。」

「那纔好。你知道南線車被刦的詳情麼？」

「不是報紙上說過的，在蔡家溝那裏？」

「我的一個朋友坐了那列車，他親自看到許多外面所不知道的。他告訴我那一次所有的日本人都被害！就是躲在椅子下的也拖出來殺死，那一羣人張了青天白日旗，中國的乘客都歡呼着。」

「不是說刦了乘客麼？」

「那裏，日本人的財物是取去了，可是中國人有許多自動地送給他們。」

「激於良心上出來的熱誠呵！」

「什麼時候進哈爾濱來吧！」

「那也不是難事體呀，只要日本人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飛機呵，中國兵就是上飛機的當，這不是從經驗上得來的麼！」

以為是值得鼓舞的，也都在刹那間消滅下去，永恆的失望與無盡身受的苦痛，在漸漸地增厚了心上的憤懣。有時候也記起來，為日本人所支配下的報紙用顯明的字型排出來關於中國的空中英雄炸沉了中國的軍艦的事，人的心也向痲木之途去了。從這上面想到喪失土地是有必然性的了。

但是，就是破落戶的後裔也不願受闖入者的强涉的，小小的自由總還願意是屬於自己的呀！

這小小的自由在那裏呢？在遐想或幻夢之中，在遙遙的天邊，在不知名的地方？只有身受者纔知道這苦難，該肩起這責任的人呢，還是悠悠然地過着適逸的日子。

從春天盼到高粱長到人一樣高的時節，從這時候又盼到了封江，總在懷了那麼美而好的想像，想像着有那麼英雄的人物，借了天然的力量，來殺盡這異國的敵人，收復喪失了的土地；但是事實上在一個希望之死亡，只能又是一個新的希望，而從來他們的心願沒有能完成。就是在新聞紙上看到了以為是英雄的人物，攻陷了雙城堡，安達站，或是佳木斯；只要在幾十人或是幾百人日本軍的攻擊之下，就又輕易地退到深山之中了。

「沒有用的東西們呵！……」

每個人在心裏如此地叫着。

可是，可原諒的地方也不是沒有的，連足以蔽體的衣服，和足用的彈藥都沒有。在這面，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差別來。

沉重的心呵，成為更沉重的了！自身的力量是沒有，以為可依仗的，也全成為空幻的了！

從前所有着的那流言，說是警備隊將於某日起事的，也沒有絲毫動靜。有了足月的餉份，就什麼都可以忘了。

但是，為保護中東線列車的兵士，卻常常一排兩排地在途中「拉出去」。他們在熱死人的天和凍死人的天都擠在沒有頂子的車上，緊接了機車，堅硬的煤屑和狂風抽打着他們的眼睛和臉。在不能忍耐了的時候弟兄們就紛紛地强迫了為首的到那麼一條路。他們殺害車上的日本人，他們搶

了貴重的財物；可是在兩次三次之後，日本的兵士也有幾十人隨了車，把機關槍對了他們。於是，他們就合該伏伏貼貼地在衝了風雪，一次又一次地。

人的心也如在寒冷中的肢體，感受了極度的痛苦就容易成為麻木了。盼着能有一聲大的呼喚，使漸就麻痺了的人蘇醒起來；但是那些只圖眼前安逸的人，是一直任之了。

這三千萬人，這三千萬人的忍受，怨憤是如一片數不清的沙子。若是這是些有爆裂性的原質，就該猛然地轟炸了吧？就是毀了自己，毀了自己所有的家園，也不會有什麼顧惜的。

但是他們容忍着，一向這祖國把他們訓練成不能說一句話也不能喘一口大氣的好國民，只有在自己的身上眞眞感到了劇痛的時候，纔發出乞憐的哀呼。他們只是一片野火後的餘燼，只有一星星微弱的光從灰中透出來。

什麼時候有揮發油也有木材一齊加到這上面呢？還是就任了這灰燼也消滅下去？

這全然是成為不可知道的事了！

（完）